

又是春暖花开的季节，才换上春季制服的女学生们，依然按照惯例都加了件薄呢外套。毕竟天气仍有些寒意！

但她们的心如同这季节一般，像由冬眠苏醒过来而绽放的春花，对她们来说，这是新的学期是新的开始，仿佛新的人生吧！

可是季嫣嫣对这种新学期没什么特殊的感受，真的。她不是不喜欢，她只是反应永远比别人慢半拍，她觉得自己还在冬眠哩！

她冬眠好久了，从去年冬天开始，她的功课就一落千丈，不是她不用功，她只是太怕冷，很容易就睡着了，所以她好象睡了一个冬天那么久。

季嫣嫣是春天生的，照理说，春天的事嫣嫣应该充满活力才对！

偏偏 她的反应总是慢半拍，所以直到已开学近一个月了，她还是那副懒散的德行！“季嫣嫣 起床！你快迟到啦！”拉开嗓门向她房间大喊的是她的舅舅 季蔚然。

当然，嫣嫣是充耳不闻，继续睡她的大头觉。

约莫又过了三分钟，另一个声音又传来，“嫣嫣，舅舅已经走了，没人载你了，真的要迟到了！”

这个温和的声音是她的小阿姨 季妙然！这个蚊子一般的声音当然对嫣嫣一点用处也没有，嫣嫣继续沉睡。不知过了多久，又有一个声音在她房门前喊，“宝贝，你真的要迟到啦！稀饭凉了！”

这个声音是她的宝贝外婆 季婆婆！

当然，这依然唤不起咱们季嫣嫣小姐，她翻身索性把头埋在枕头下面，恨不得可以睡一整天！

“季嫣嫣，我限你五分钟之内下楼！听见了吗？”这个声音很清晰的在她耳膜内出现。

季嫣嫣的眼睛立刻睁大，所有的细胞都醒了！她坐起身子，从床上弹了起来，用力跳下床，一个不小心，整个人重心没调整好，“砰！”地一声，季嫣嫣一屁股坐到地板上去了！

这一跤摔得还不轻，她不仅是屁股疼痛，整个人这会儿也完全清醒了！

她嘟起嘴巴从地上爬起来，赶忙往浴室冲，她必须在五分钟之内下楼，什么人都可以惹，唯有她的妈咪 季巧然，是她得罪不起的！

季巧然一身俐落的装扮坐在餐桌边，往着楼梯上瞧，她正在执行她身为母亲的权威。

母亲！巧然背负这个身分已经十六年了，但从她天生的娃娃脸看起来，根本难以猜测她究竟几岁。

季家，是个奇怪的家族，不知是前辈子受了什么诅咒，季家三个姊弟的婚姻都不幸福！季妙然，一个美丽动人的女人，但不知为什么老是和有妇之夫牵扯不清。

季蔚然，长得体面潇洒，却偏偏是个工作狂，没一个女人受得了他，所以快三十二岁还是单身。

身为老大的季巧然，二十岁闪电结婚，二十一岁生下嫣嫣之后离婚，到现在三十六岁了还未再婚。

季婆婆，年纪很轻就守寡，独立抚养三个小孩长大。

因此，季家成了单亲家族及不婚家族。

单纯可爱的季嫣嫣便在这种环境中长大。季嫣嫣十六岁，就读私立女中，是个纯善的孩子，她从不觉得自己与其它同学有何不同。

从小，她就接受自己没有父亲的事实，但她依然很健康快乐，她有婆婆、舅舅、阿姨，还有其它表姑、表姨的疼爱，所以她一点也不曾不快乐。

不过，她的迷糊、反应慢和爱撒娇还真是出了名，像每天早晨起床这种事，非得要季巧然亲自出马，她才会乖乖起床。

巧然看看墙上的时钟，正在计算时间，季婆婆已盛了一碗稀饭在餐桌上凉着，她对巧然说：“你自己别不吃早餐，整天在外面奔波，身体要顾好！”

“我知道。妈！您别太宠嫣嫣，她已经十六岁了，成天还是散散的，不知她哪天又丢三落四的，没长记性！”巧然对季婆婆说。

但季婆婆尚未来得及回话，只见嫣嫣穿著学生制服，拎着书包匆匆冲下楼来，像个火箭似的，临了剩两阶阶梯她非得用跳的。

当然，她又重心不稳，落地不完美，差点又摔个狗吃屎。

“当心！”季婆婆赶忙上前拉起嫣嫣。

“嫣嫣，你怎么老是走路不当心啊？”巧然摇摇头表示无力。

嫣嫣歉然一笑，娇娇的说：“我怕超过时间啊！”

“那为什么不早点起床？”巧然倒要看看她怎么解释自己赖床。

“妈咪！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昨天婆婆替我烘被子，结果太暖太舒服了，我就起不来啦！”她说的是实话，昨天是烘过被子。

“喂！这丫头真拿她没办法！”

“快吃稀饭，婆婆都替你吧稀饭凉好了！”巧然叮咛女儿。

嫣嫣是这个家的开心果，只见她在季婆婆脸颊上轻吻一下，用她那甜甜的声音说：“婆婆对我最好了，谢谢婆婆！”

然后她乖乖的坐下吃稀饭，陪妈咪和婆婆一起吃早餐，十分和乐的画面。

“嫣嫣，你开学这么久，是不是快月考啦？升高二之后，功课应该比较重，不会的地方有没有问舅舅？”巧然问。

听见妈咪这么问的嫣嫣，表情突然古怪了起来，像是想起了什么，方才吞下的酱瓜活生生的梗在喉咙里，脸蛋一下子全涨红了。

“快！大口吞口稀饭！”婆婆边交代边替她拍背。

好不容易见她脸色恢复了正常，嫣嫣突然开口结巴着说：“快 妈咪来不及了 我 我 忘记今天有段考 要提早到校！”

季巧然真是被这个宝贝女儿打败，见她紧张兮兮的模样只得拎起公文包，拿起车钥匙对她说：“那还不快点！”

只见这母女两人匆匆起身，以跑百米的速度往屋外冲，季婆婆口中那句：“开慢一点！”尚未说完，两人已钻进车内扬长而去。

季婆婆将视线转回餐桌上，才发现嫣嫣的午餐忘了带，她忍不住摇着头。“喂！母女俩根本是一个样子！”

嫣嫣的模样活脱是巧然少女时代的翻版，但巧然个性较好强，而嫣嫣在大家的呵护下长大，自然娇了一些，不过她个性温和善良，这也是她人见人爱的原因。

季婆婆看着那个午餐盒，看来只有叫儿子中午跑一趟了。

她开始收餐桌，清理碗盘，这是她数十年来的生活程序，她不但不嫌累，反而还乐在其中。

孩子各个长大就是她的骄傲，她从不过问他们的私事。季婆婆对人生十分淡然，相信儿孙自有儿孙福的！

季巧然以飞快的速度将车驶往嫣嫣就读的女校，这个丫头害她连闯两个红灯，不知有没有被照相？

车停在学校门口，一个个充满朝气的女学生鱼贯进入校园，嫣嫣将英文课本放入书包，飞快地亲了巧然一下。

“妈咪！我走了！”

“用心一点！”她交代女儿。

“遵命！”嫣嫣行了个童子军礼，顽皮地对妈咪表示保证，然后匆匆下车，往学校里走。

巧然坐在车内看着女儿的背影：圆领白衬衫，深色百褶长裙，厚厚的白袜配着黑色漆皮娃娃鞋。这是嫣嫣学校的制服。

看着嫣嫣拎着书包，垂到肩上的头发是美丽的栗褐色，她已经十六岁了，宛若一朵美丽的茉莉，纯洁姣好。

不敢相信嫣嫣已经十六岁了，当年自己抱着刚出生的嫣嫣，那么小小的一点点，像玻璃品一样易碎，而现在，嫣嫣已经十六岁了。

这十六年自己是怎么度过的？

她从不觉得苦，或许是有家人给她的支持，也或许是她对嫣嫣那无限的爱，让她不觉得苦吧！

看着嫣嫣边跑边跳那副紧张的模样，巧然忍不住会心一笑，这孩子和自己从前真像，老是迷迷糊糊，但一旦认真起来又是那副全力以赴的样子。

这就是她的孩子，她唯一的宝贝——季嫣嫣。

巧然看着和同学有说有笑进入校园的嫣嫣，心底有着无限的温暖，因为嫣嫣让她的人生迈入了另一个阶段！

季巧然坐在车内发呆，突然公文包里的行动电话响了起来，才让她回过神来。

她立刻打开公文包取出行动电话，口气平稳地立刻接起电话：“喂！我是季巧然！”

“主任，今早要开月会！”她的特别助理在话筒那端充满讶异的语气，她不相信巧然竟忘记了这么重要的事情。

“OK！我马上来！”巧然立刻收了线。

她心底自言自语起来，谁说嫣嫣不像她？看来她也是迷糊蛋一个，竟忘了今早这么重要的事，季巧然啊！快到公司吧！别让你的英名毁于一旦！

她立刻回神加速前进，想在前面的路口回转，赶紧赶到公司去，毕竟她是主管，这么重要的会议绝不能缺席。巧然满脑子都是赶紧前往公司的念头，趁着回转道没车，她握紧方向盘赶忙转换方向，车子变换了车道。

她正在想，自己开车的技术进步了不少！但车身转换车道之后，车尾尚未打正，就听见“砰！”地一声，巧然整个人尚未反应过来，就受到了不小的撞击，身子往前倾了一下！

“怎么回事？”她往照后视镜一望，不知是哪个家伙的车子撞上了她的车尾。

“真是伤脑筋！”她自言自语地下车查看车子受损情形。对于在这种交通巅峰时间中，自己将成为阻塞交通之人，她心中有无限歉然。

巧然身着一袭骆驼呢色的套装，端装高雅的打开车门走出来，她过肩长度的长发，简单地在脑后梳成马尾，淡扫蛾眉的她却如图画之中走出的仕女般惹人注意。

另一辆车也走出来了两个人，一男一女，巧然稍稍打量了他们。

另的约莫四十岁，女的似乎和自己差不多；他们的车是强过她几倍的富豪。那男人脸上表情平和，女的却一脸怒气，看见巧然迎面而来劈头就冲她一句：“小姐！你会不曾开车啊？在这里回转很危险的！”

当然，她说的没错，是很危险，但她也没错，这的确是回转道啊！

那男人仍然相当沉稳一语不发，巧然便向那女人询问：“小姐，车子有保险吧！”

“当然！”

“那请你的保险人员来看一下损失是现在该做的，至于谁错谁对，我们请警察来评定好吗？”她一字一句说得十分清楚，没有一丝动怒。

“哪有这种美国时间等？我在赶时间！”那女人高叫着。

“我也赶时间，每个人都是，所以如果我们不快解决，会耽误更多人的时间！”巧然口气依然平稳地对那女人说。

那女人似乎仍不想罢手，但在她身边始终保持沉默的男人终于开口了。

“你先走吧！”

我来处理！”

他的声音有种让人无法抗拒的坚定，他望着那女人的眼神是相当漠然冷静的。

那女人顿时安静了下来，拎起皮包不发一语，脸上带着不情愿的表情转身离开，走到另一边伸手招辆出租车，扬长离去。

巧然将这些看在眼里，她从男人的眼神之中看到果断的神情，她想这人自有主张，便问：“您觉得用什么方法来处理比较好呢？”

那男人掏出一张名片给巧然，“把帐单直接寄给我，是她的错，不必再待在这儿浪费时间了！”

“谢谢你的明理！”巧然接过名片，收进皮包中，她也不想待在这儿浪费时间，她还必须赶至公司参加月会的出席呢！

巧然与那个男人再互相注视对方一眼，她看见对方脸上闪掠过一抹不解的神色，她没想太多，进入车内赶忙离去。

蒲怀远看着眼前身着骆驼呢套装的女人开车离开。他虽然没有任何表情，但他在心中已给巧然一个很高的分数了。

蒲怀远很少会欣赏一个女人！

她遇事之后所展现的冷静与反应，让他觉得她不同；当然，她那可爱秀气的外表之下，流露的温柔气质也教人动容！

蒲怀远见过许多女人，但这一个的确让他有刮目相看的感觉。

他这才想起，他只递名片给她，却未留下她的讯息。看来，一切只有随缘了！

“媽媽，段考准备的如何？”她的死党崔心如焦急的问她。

“还好，其实我根本忘了有段考这回事！”媽媽据实以答。

“我的数学铁定很惨！”

“听说换数学老师了，下节考试就会看到新老师！”

坐在周围的心萍、阿桃都在闲聊，大家看起来都不像他们所说的那么紧张。

只有嫣嫣打开数学课本，用很无奈的神情望着那堆数学公式，天知道，她多想记熟它们，可是偏偏什么都记不起来！

当！当！上课钟声响起，大家都已就座，这堂是考数学，嫣嫣知道自己这节课铁定是必须去向周公报到的。

大家都安静了下来，等候老师进入教室。新来的数学老师会是何方神圣呢？每个人都屏息以待。

终于，见到一个时髦俏丽的女子，抱着一叠试卷从外面走进来！

学生们都狐疑地问自己：不会吧！这么时髦的老师？

这个女老师的确非常时髦，她穿著棉质紧身T恤，一件及膝的A字裙，脚下穿著一双泡泡袜，袜下是最时髦的气垫鞋。

有没有看错？她那头俏丽的短发上还染了红色的挑染！怎么会有这么时髦的老师？

这年轻女人发下试卷给他们之后，清了清嗓子之后说：“希望你们把注意力暂时放回你们的考卷上，反正未来我们有一学期要相处，不必急着看我！”

她说话有一种特别的腔调，不像本地人！

季嫣嫣一直望着台上的女老师，觉得她万分眼熟，总觉得在哪儿见过她，等她一开口说话，嫣嫣忍不住大叫：“季湘君！”

嫣嫣简直是要从椅子上跌下来了！怎么搞的，她最小的表姨成了她的数学老师！

她这一喊引起全班同学的侧目。怎么回事？

季湘君无可奈何地微微摇头，她就知道这小丫头会有这种反应，她镇定的站在台上对季嫣嫣说：“以后请喊我季老师！OK？大家快写考卷，别浪费时间啦！”

心如、阿桃回过头很小声地问嫣嫣：“喂！怎么一回事啊？”

嫣嫣满面愁容的说：“新的数学老师是我表姨！完了！我以后铁定没好日子过了！”

嫣嫣没再多说什么，阿桃她们也只好暂时将注意力移回考卷上。嫣嫣呆呆的望着考卷，心想：天啊！季湘君是出了名的数学天才，要是自己成了她的学生，铁定是没好日子过的。

怎么那么悲惨呢？

待会儿，她一定要打电话跟妈咪报告，有个小阿姨来监督她的学校生活，还是她的数学老师！

天啊！季嫣嫣有种强烈的感觉，这个学期她的日子是不好过了！

季巧然在这家保险经纪公司工作很多年了，从最底层的业务开始，到考到经纪人执照，一路升到今天主任的位置，她靠的不是耍嘴皮，而是诚恳的态度与过人的毅力。

知道季巧然有个女儿之后，每个人对她的评价就更不同了，她不讳言自己是单亲妈妈，不在乎别人对她的评论。但是她永远业绩第一、人缘第一。

当然，人不可能受到每个人喜爱的，巧然也是。

就像今天，她不能怪任何人，因为自己碰到了倒霉的事，所以才会在重要的月会会议上迟到，更得罪了那个向来看她不顺眼的邓胖子！

邓胖子是处长，也相当经理之位，标准大男人主义，所以巧然这种能干的新女性，自然成了他的眼中钉。

月会已经进行了，巧然带着歉然的表情走进会议室，到自己座位上坐好，她的助理传给她会议资料，已经有人陆陆续续的报告自己的业务，不管是成就或者是棘手的麻烦，都一一提出报告。月会的目的就是要提出问题让大家研究，当然表扬优良业务人员也是月会的目的。几乎所有的人都提出了问题，也包括了后来才来的巧然。

每个人手边都有一、两个棘手的案件，但巧然似乎没有，整个月会之中，邓胖子心不甘、情不愿的颁奖给她，在之后的讨论会上，同事之间又都相当有默契的向巧然请教问题。

巧然是个热心的人，她从不觉得别人业绩好过自己会如何，但是，她却觉得只要是用心去做的事，都是有价值的。所以，她从事保险业以来，可以坦言不是只为了业绩，她觉得保险是良心事业，她对自己、对客户都必须负责！

有一个新进的经纪，手边一个搞不定的客户让她十分头痛，她向邓胖子求救，邓胖子灵机一动便对巧然说：“巧然，你向来是所向无敌，那么这个Case就给你接吧！就算是给大家当个示范，也算是帮你后辈的忙！”

邓胖子带着不怀好意的笑容望着巧然，所有的人都明白他的用意，巧然不动声色只是接过卷宗，坐在自己的位子里。

“OK！会议到此结束，下次月会我们等巧然的捷报！”邓胖子一声令下散会，大家都各自回到自己的工作位置上。

巧然抱着那些卷宗，回到自己的位置，助理已经倒了一杯黑咖啡给她。“打赌你今早还没喝咖啡，对吧？”

巧然笑了笑，接过咖啡，“看来中午得请你吃饭嘉奖你喔！”

“收到！”娇俏的助理转身回位置去。

巧然开始用心的把精神移回那个棘手的Case中，打开卷宗，她看着刚到她手中的烫手山芋。

突然，她放下杯子，集中精神，想好好的看一看，自己是否眼花！

“蒲怀远”这个名字是很陌生，但这张相片中的男人，不正是早上与她的车子擦撞的那个人吗？

她赶忙拿出那个男人给她的名片，喔！天啊！真的是他，名片上工整的印着“蒲怀远”三个字！

巧然喃喃自语：真是倒霉！

虽然这么想，但她还是认真的把他的资料看完 毕竟她要打赢这场仗！

蒲怀远坐在他的办公室之内，他什么都没做，只是望着眼前的计算机屏幕，看着密密麻麻的数字——千万别小看这些数字，这就是让“远至企业”巩固的基础！

蒲怀远是蒲家第三代继承人。蒲家第一代，从事服饰纺织发迹；第二代以进出口贸易继续发展；到了蒲怀远他们这一代，则是三兄弟各有所长。

康远的专长仍在贸易、商界；君远则是行销企管的专才；而怀远，他是数字天才，对股票、外汇、期货都有相当的敏感度。

到了他们这一代，他们三个人的能力已把远至企业推上了巅峰的位置，目前为止，他们在企业界稳坐龙头的位置，而他们的名字更是让人竖起拇指！

蒲怀远身为长子，性格也较为严肃，他自小就被训练成蒲氏接班人，没有所谓的私生活，他全部的精神都放在工作上，所以蒲怀远似乎是与远至企业画上等号的。

但蒲康远则不同，他很早就结婚、育子，却依然不改玩性、交际广阔，不过，他有个会交际的妻子——庄心如。庄心如的脾气不是顶好，所以康远还算有分寸。

而蒲君远，是绝对的天之骄子，年轻有为，喜欢他的女人一大箩筐，但他丝毫不为所动。他唯一的偶像大概就是他大哥，如果蒲怀远是第一有价值的单身汉，那么君远则是排行第二。

这三兄弟坐拥雄伟的帝国大楼，各自为政，这是他们远至企业的坐标，所有人的堡垒！

蒲怀远的办公室在顶楼，可望见整个市区的景色，他这个办公室，简直是和大饭店的总统套房没两样，宽敞舒适，在另一道墙之后，是间休息室，他时常以此为家。

看着计算机屏幕，他抓起电话按了几个按键之后便等待接通，待电话的那端有人接起，怀远低沉的声音传过话筒那端。“山米，替我买马克，还有把英镑都平仓了。注意今晚的汇市，还有德国重贴现率要公布了，注意马克行情，知道吗？”他交代的够清楚了。

“是，蒲先生，我记住了，我会注意的！”

“好！谢谢你！”

交代完了公事，他收了电话线，又把精神移回屏幕，这是他的工作，看来枯燥，但这些可都是让远至企业财源滚进的中枢。蒲怀远的一举一动，都攸关股市的起幅呢！

他可是人们所谓的幕后黑手，他的决策可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季巧然身着一袭骆驼色的套装，是这一季相当流行的颜色，配上咖啡色的高跟鞋及公文包，她是相当注重仪态的，毕竟这是给客户的第一印象，马虎不得。

走进帝国大厦，季巧然就有一种喘不过气的感觉，这幢大楼华丽却不失庄严，令人有种全身的细胞都苏醒、不敢懈怠的冲动。

她实在佩服这栋建筑物的设计师，把远至企业的这栋帝国大楼设计得相当有代表性！

当然，巧然也明白能坐拥这栋大楼的人，想必不是简单的人物；况且，她已经和这人照过一次面了，他那冷峻的样子的确与这幢大楼十分相配。

这个人不是个容易说服的角色，巧然已经有相当的心理准备，可是，

她必须签下这个案子，不然以后铁定会被那个死胖子笑翻天。

走到电梯门口，她毫不犹豫进了电梯。看着电梯一层一层的往上升，她的心情也愈来愈紧张，电梯在顶楼打开门，巧然知道面对现实的时刻到了！

年近中年的秘书 Lisa 是怀远的得力助手，见巧然来到，立刻对她微笑，客气地问：“您是季小姐吧？”

“是的。”巧然以笑容答之。

“容我通报一下！”Lisa 说完便按下了对讲机，“蒲先生，保险经纪人来了！”

“进来！”对方回答简明，声音依旧冷峻。

巧然明白，对方没有很大的兴趣见她。

“季小姐，请进！”Lisa 依然和善。

“Lisa，谢谢你！”她明白这些大人物身边的机要秘书是得罪不起的，最好和她们保持良好关系。

站在门前，巧然伸手握着门柄的同时，也用力的做了个深呼吸，然后推门而入。门内，首先映入她眼帘的感觉是，这间办公室真大，并且相当豪华。她一眼就望见蒲怀远那核桃木的办公桌，及旁边一整排的计算机屏幕。

他的视线仍在屏幕上，根本不在意来访何人。和她想的一样——冷漠！她走近他的桌前，很镇定地说：“蒲先生，既然您决定见我了，那么就视线停留在我身上几分钟，这应该很合理吧！”

这句开场白已经够吸引蒲怀远了，来者是个锐气十足的女人——他想！

那就如她所愿，看她有何能耐！他转过椅子，抬头准备瞧瞧这个锐气十足的女人，一抬眼，他就愣住了！这不是那天那个女人吗？心中的疑问表现在他脸上，不等他发问，巧然已开口。“没错，我们的确见过面。”她说话时脸上有股淡淡的笑意，让人不易对她产生敌意。

“这么快就来给我帐单了？”他竟笑了！

之前的冷峻全在这一笑之间瓦解，巧然看着蒲怀远，这个坐拥集团的首领，其实笑起来感觉还挺有男人味的！

“你知道吗？你应该常笑的，你笑起来脸部的线条柔和多了！”她答非所问。

“谢谢你。我可以看看帐单吗？”他问道。

显然，蒲怀远以为她是为那天车祸之事而来，可见，他不是很仔细听他秘书跟他说的话。

“蒲先生，你有个很尽责的秘书，不过你却不太尽责。她向你表明了我的来意，你却没仔细听！”她这么说有些责怪他的意思。

蒲怀远诧异的望着她，不管她来意为何，很少有人用这种态度对他说话的。没错，他是没仔细听。

“那你是？”他问。

巧然递上自己的名片，怀远接过顺便要她坐下，至少这是待客之道；并按下对讲机：“Lisa，我要两杯咖啡，谢谢！”

他看着巧然的名片：

冠泰保险经纪公司保险经纪人季巧然

他这才恍然大悟！

原来，她是保险公司派来的，他有些失望，他向来对保险经纪人没什么好印象！

Lisa 送来咖啡之后离开，巧然立刻开口：“我知道你不感兴趣。”

“是啊！”他也很直接的说。

“我只是想来了解你为什么对不感兴趣而已！”她的回答倒是出乎他的意料，于是，他带着玩味的眼神仔细打量着巧然。

这个女人起码三十岁了吧！可是看起来却没有那种业务员尖锐的嘴脸；相反的，她的轮廓线条看起来相当柔和。她有一张瓜子脸，两道有神的眉毛，眉毛下是一双慧黠的大眼睛，挺直的鼻梁像维纳斯般完美，那张画着豆沙色唇膏的唇看起来丰润动人。

这么一个美人怎么会跑业务？他有些好奇。

“你应该对我的问题感兴趣，不是对我的人有兴趣吧！”巧然率直的说。

“你觉得我为什么对保险没兴趣呢？”他问她。他开始觉得这女人十分有趣。

巧然心想：果然开始智力测验了，这可大意不得。

“我想 你也许从未碰过一个认真的保险经纪公司，仔细的为你做规划，他们大概都是直接告诉你，你应该买什么高额保险，才符合你的身价吧？”

果然正确！这女人的确不同，于是他再问她：“那你觉得我值多少钱？”

她笑笑的对蒲怀远说：“我觉得你值多少钱一点也不重要，重点是你觉得你的命值多少钱。坦白说，你买多少钱保险我并不在意，我在意的是你保险的内容值不值得你付这个保费，我在意的是在你决定的金额之下我能为你规划得多详尽，我在意的是服务及之后的满足，佣金并不是我来见你的重点！”

她一字一句说得清清楚楚，让怀还听了更是对这女人刮目相看。这女人是成功的业务人员，若是她能到君远的行销部，那定是远至的福气。

“你有没有考虑过跳槽、换个职场挑战看看？”他问巧然。

巧然对他这突如其来的问话，弄得一时反应不来，她望着他，没说话。

“跳槽来远至企业吧！我想你会有比现在更杰出的表现，和更高的收入！”他很明白的在挖角。

巧然终于会意过来了，“在我未能让你明白保险的真谛之前，我想我不会考虑这个问题。”

好个坚定的女人！

那 咱们就卯上了，我倒想看看你的能耐！他想。

电话突然响起，怀远立刻接起，那是他的私人分机。

“大哥，晚上的酒会你别缺席，否则心如会不高兴哦！”康远特别打电话来叮咛他别忘了参加晚上的酒会。

他向来不好应酬，但这酒会是心如策划的，名目是她的庆生会，目的却是找一堆女人来和他相亲，看看能不能让他放弃单身生活。

“知道了！”他不耐的挂了电话。

巧然懂得察颜观色，她有礼貌的说：“蒲先生不妨考虑我的提议，改天我们再碰面。”

她起身想告退，怀远望了她一眼，突然灵机一动“等一等，我们交换个条件”他喊住巧然，用一种诡异的表情看着她。

巧然有个不好的预感……

“季媽媽，你上来算这道题目。”季湘君对媽媽展开了魔鬼训练，每节课必点季媽媽上台算习题，让她松懈不得。

坐在位置上的媽媽立刻愁眉苦脸地站起来往讲台上走，全班都对她们投以同情的眼光。

自从季湘君担任她们的数学老师以来，她对所有人几乎都和蔼可亲，唯独对媽媽镇日摆个脸色，这大概是爱之深、责之切吧！

季媽媽是出了名的数学白痴，没有数字概念，连身上有多少钱，她都常搞不清楚。

记得有一次园游会分组设摊位，到了末了，由小组一算才发现根本没盈余，原来是季大小姐把帐全弄错了，这个经验让大家知道媽媽是没数字概念的！

她一脸无辜的走上讲台，干脆对季湘君说：“老师，我不会。”

自首总无罪吧！她想，湘君姨总不会这么不讲情分吧！

“很好，那我也告诉你，你把二十九页的八个数学公式每个给我各抄一百遍，明天交给我，OK？”季湘君笑着说。

总共八百遍！这可要了她的命！

她无语的回座位，拚命祈祷，这要命的数学课快结束吧！

左盼右等，终于敲了下课铃，季媽媽像重获自由的犯人，心情雀跃不已，季湘君终于要走了。“季媽媽你过来！”

如意算盘打错了，季湘君还不放过她，她瞪着季湘君，老大不情愿的走向她。

“阿姨，你放过我吧！”她哀求着季湘君。

“姑奶奶我求求你，用点心行吗？别让我挫折感这么重吧！连自己的侄女都教不好，我很糗！”季湘君收起严肃。

“哎哟！我就是搞不懂嘛！”她嘟起小嘴耍赖。

“你只要稍微用点心就好，OK？”湘君拜托她。

媽媽只好点头。

季湘君这才甘愿地离开教室，老师一走，其它的学生全围向季媽媽开始问：“老师又修理你啦？”

她点头之后开始向这些好朋友求救：“一人分几十遍吧！八百遍会把我的手给抄断的！拜托拜托啦！”

媽媽向来人缘好，这小小的请求立刻有人自告奋勇帮忙，还有人笑着说：“是啊！”

弄伤了手可不好，就不能画好画；画不好，咱们容老师会失望哦？”

“喂，阿珠！你再乱说我便当不分你吃啰！”媽媽拿粉笔丢对方。

这是有典故的，她们的美术老师是位斯文的美男子，而且也很年轻，对于这个年纪的女学生来说，正是情窦初开的荳蔻年华，因此，有些绮丽的遐想是在所难免的。

况且，这位男老师又是那么才华洋溢、斯文潇洒。

容觉生，师大美术系毕业之后，在系上当了两年助教，然后才被分发教书，这所私立明星女中是他任职的第二所学校，之前待的男校和现在的女中，简直是天壤之别，仿佛地狱与天堂之分。

他向来不多话，所以面对那些调皮的男学生，他就免得头疼；但这些女学生则不同，她们虽然聒噪，但女生总较自爱的，不用他太花力气对他来

说相当轻松，他喜欢这种自在。

而他特别喜欢来上这一班的课，因为这个班上有许多美术资质不错的孩子，有能力可以报考美术系，尤其是季嫣嫣！

她是个很特殊的学生，她长得就像漫画中的洋娃娃，平常迷迷糊糊的，可是在同学间人缘却很好。她看起来虽然是个十分没有自我想法的单纯女生，可是到了画里面，她就完全不同了，她的画里充满了想象力，令人讶异。

她画得很好，笔触很细，与她那大而化之的个性全然不同，即使是临摹，除了唯妙唯肖之外，她也能让人感觉出那是她的笔！

对容觉生而言，嫣嫣是块璞玉，即使是自己能力有限，他也要好好尽力教她，让她充实自己的实力，然后到美术系里去专修，这是他的希望。

所以每回上课，他总是很注意嫣嫣。

全班都在美术教室里就座，每个人的面前都有一个立式画板，学校的设备是相当好的。

这班女生虽在上课铃声完毕之后在位置里就座了，但是她们却尚未将心收回来，心情还处于下课时亢奋中。

容觉生走进了美术教室之后，才让这一切归于平静，所有学生的视线全停留在他身上。

今天的容觉生穿了件 V 字领的棉质蓝色长袖 T 恤，下半身是土黄色卡其裤及一双帆船鞋，一派的写意潇洒。他那自然鬻的头发线条优美，他的长相，像极了电影“杀戮时刻”中的男主角——马修麦康纳。

重要的是，他有个令人无法抗拒的迷人笑容，让任何人都能安静的听他说话，听他指导。

他一站在美术教室的讲台上，大家马上鸦雀无声。他展露他那浅浅的笑容对着全班说：“一个礼拜我们只有这两堂课见面，希望大家认真上课，认真的与我相处，我们今天没有主题，让你们自由发挥，你们想画什么就画什么，好吗？”

谁会说不好呢？

会偷懒的人可以随便交差了事，真心爱绘画的人则可自由的画下她想画的，所以——答案当然好！

大家都拾起了画笔，各种创意全都跃然纸上，有素描、有画各式水果、有自画像、也有漫画出笼，容觉生一个一个的看，经过每个学生身边，他都驻足片刻稍微观察。

这班学生自发性相当高，上这班的课他感觉最为轻松，当然他也没遗漏重点学生——季嫣嫣。

他走到嫣嫣的身边，见她抓着调色盘，努力的在画纸上作画，他看她移笔迅速，上色俐落，配色适宜，仔细看着她画的内容，尚未看出完整轮廓，大致只能看出是一家人的情景。

他先到其它学生边继续观察，打算回头再看嫣嫣的作品！

季嫣嫣对这种自由发挥的题目最感兴趣，可以任她想象、恣意挥洒，像她现在画的，是一幅城市的夜景，但在万家灯火之中，有一户最温暖，那就是她的家！

她画着从一扇窗的视线望进来，一家人坐在餐桌前的情景；而窗外是

这城市的万家灯火，虽然只是个平凡的家庭，但她却觉得她的家最温暖！

即使是下课，她都没起身，她只想利用这两堂课画完这画，然后带回家送给婆婆。

打了第二堂上课铃之后，她已完成三分之二，剩下则是外围的修饰工作了。

容觉生看了许多学生交回的作品，从她们的作品之中他可以看见学生对美术热中的程度大致有多少。他每看完一幅作品都会会心一笑，然后替它们打上分数。

已经交了作品的同学也都闲了下来，无所事事，容觉生很会安抚学生的情绪，任由她们前往图书馆自习。

美术教室中只剩下几个还在奋斗的学生，容觉生放眼望去，这些学生正是他认为有能力报考美术系的那几个。

其中几个，愿意报考美术系的，他已和她们面谈过，他想将这些学生全集中起来加强术科！还有一些他尚未面谈过的，而嫣嫣就是其中之一。

季嫣嫣将画完成，开心的在画纸后写上了自己的名字，然后走到容觉生面前将画交出，她的脸上永远有着甜甜的笑和浅浅的小酒窝，可爱极了。

“老师，我画好了，可以去图书馆了！”她边说边把画交到容觉生面前。

容觉生将视线移回画上，他细细的看着嫣嫣的作品，突然间有种温暖滑过心底。他没看走眼，她确实是个有想法的孩子。

即使她的画仍不够细致，下笔也有粗略的地方，但是这幅画的构图、意念及配色都让人心头暖和了起来，觉生被这幅画给感动了。

他微微一笑，然后望着嫣嫣对她说：“季嫣嫣，你画的很好！”

“谢谢老师。老师，这幅画我今天可以带回去吗？”嫣嫣问。她想把这幅图送给婆婆。

“可以。那你下课之后到我办公室来一趟好吗？”觉生想顺便找她谈谈。

“好！”嫣嫣答完便往图书馆跑了，她可得利用时间K一点小说，要知道她回家以后是没这种机会看小说的，所以季嫣嫣得分秒必争，善用时间！

“季蔚然，你那个企划被采用了，看来你头发没白掉啰！”说话的是创意总监 邵丹尼。

丹尼是典型的 ABC，也是 MBA，在这规模颇大的广告公司中，他是有“POWER”的创意人。

创意是广告是否受到欢迎的要素，丹尼手下有许多爱将，季蔚然就是其中之一。

季蔚然斜斜靠在丹尼办公室的沙发上，一副精疲力竭的惨状，听见丹尼宣布的消息之后，更像泄了气的皮球，一点反应都没有。

“怎么？你一点都不高兴吗？”丹尼抽着烟斗。他老爱抽烟斗，他说这有助于他思考。

“说不高兴是骗人的，毕竟我努力了这么久。”他边说边移动身子稍稍坐正了些，然后又继续说：“可是接下来呢？我要做什么？一不做事我就全身没力，好象人生无光一样，没意思！”

说季蔚然是自虐型的人，丹尼会举双手赞成，但不置可否这是一个好创意的基本元素，他的脑子必须不停的转动、思考，这样才会有不停的点子。

这种个性称之自虐也不为过，不过症状有重、有轻，季蔚然大概就是严重的那一种。

“我看你是中毒了，没工作反而浑身不舒服。”丹尼吐了口烟之后对蔚然说。

“答对了！丹尼，别让我闲下来吧！”还有人自己讨工作做呢！真是罕见。

丹尼摇头微笑说：“你先放假吧！来了个新的创意，亚瑟亲自挖角来的，那个汽车广告已经交给那个新角了。”丹尼对蔚然说。

“什么人？亚瑟亲自出马？”这下子引起了季蔚然的好奇心了。

“记得去年华人广告金像奖吧！新加坡的广告得奖作品之中，有三则广告出自她手中，亚瑟亲自到新加坡挖她过来的。”丹尼将此人的背景解释给他听。

“哇！厉害哦！咱们部门又多添了个生力军，他什么时候上班？咱们请他吃顿饭去海喝一下，以后都是好哥儿们啦！”蔚然个性向来海派。

丹尼听他这么说并未答话，反而露出诡异的笑容，带着玩味的表情望着季蔚然。

蔚然不解的看着丹尼问：“你干嘛这样望着我？”

丹尼笑着说：“看来她不能和你成为好哥儿们哦！”

“什么意思？”蔚然还是不解。

丹尼笑而不语，蔚然恍然大悟的问：“你是说 她是女人？”

丹尼点头，肯定了蔚然的猜测。

季蔚然立刻变了脸。有没有搞错？他可不管这个女人有多能干，他只知道女人都很麻烦，他在家里已经看了一堆女人了，现在又要和女人共事，他可不愿意。

况且这个女人一来就接个大案子，什么意思？给他们这些男人难堪吗？

他一脸不耐，坐在沙发上不发一语，丹尼看在眼里，脸上仍是笑意，他可不像季蔚然那么仇视女人。

不过，他却觉得以后的生活会更有趣，季蔚然和那女人是势均力敌，丹尼愈想愈觉得有趣。

再看季蔚然一眼，丹尼的笑意更深了，以后可有好戏可看了……

3

带着忐忑不安的心，嫣嫣往科任老师的办公室走去。其实她不喜欢去办公室，因为她那如夜叉般的阿姨也在那间办公室内。

回家得看见她，上课又看见她，现在下课又得看见她，嫣嫣怕待会儿季湘君又抓住她教训她一顿。她不仅刚才的习题不会写，连前天的段考她也知道自己考不过四十分的。

要不是容觉生要她到办公室，她会躲得远远的，能避就尽量避！因为容觉生和季湘君他们两人的座位正是面对面！

到了办公室门口，嫣嫣深深吸了口气，才硬着头皮走进去。

季湘君改完了段考考卷，简直是全身无力。她真不明白，她被封为数学才女，怎么会有个连方程式都不明白的侄女？

她正在想要怎么训季嫣嫣，没想到一抬眼正巧看见了嫣嫣，这小鬼来的正是时候，她正想问问她脑子里装了什么浆糊？

她正准备开口喊嫣嫣，却看见她笔直的走向了坐在自己对面的容觉生！怎么回事？

季湘君瞪大她的眼睛，竖起她的耳朵，用力的看着季嫣嫣！

季嫣嫣当然知道季湘君正虎视眈眈的看着她，但她只有假装没看见。到了容觉生面前，她恭敬的问：“老师，找我有事吗？”

她的声音有点抖，一则因为湘君的锐利眼光，一则是因为容觉生是她们的偶像，和偶像说话时多半会紧张的。

容觉生带着笑容看着嫣嫣，这是他最招牌的笑容。“你很喜欢画画吗？”

嫣嫣点点头。

季湘君心底则嘀咕：这小子到底想说什么？

“有没有考虑过报考美术系？”容觉生直截了当的问。

嫣嫣讶异的望着容觉生，心里想：哇！老师好厉害，怎么知道我的心事？

不会吧！叫嫣嫣考美术系？湘君心底打了个大问号。

“你的天分很高，若有兴趣可以努力加强术科，明年努力一年可以增加实力，报考美术系应该没问题。你想不想考呢？”容觉生问她。

“我……我……真的可以吗？”嫣嫣怀疑自己的能力。

“当然可以，如果你愿意，我可以替你加强你的术科啊！”容觉生对嫣嫣鼓励的笑一笑。

嫣嫣正想一口答应的时候，季湘君却开口了：“我看你把你的书教好，还有你——把你的数学搞好一点应该比较实际吧？”

容觉生诧异的望着坐在他对面这个新来的数学老师，不明白她怎么突然插进话来，而且语气还这么不友善。

“我想这是她个人的事，与你应该没什么关系吧？”容觉生也很不客气。

这下可把季湘君惹火了，她不甘示弱的回他：“即使和全世界都有关，也和你最不相干；你别一厢情愿在那边怂恿她，搞不清楚状况的美术老师！”

“我搞不清楚状况？那她考不考美术系关你什么事，充其量你不过是数学老师，你管得着吗？”容觉生鲜少动怒，这回却破例了。

“当然，我是她表姨！”湘君得意的说。

“那又怎样？这是她个人的事，她画的画是很棒的，也难怪你不懂欣赏，满脑子只有数字没有美学概念，真是庸俗啊！”容觉生让季湘君下不了台了。

“我看你才是不切实际的梦想家咧！”湘君的火爆脾气眼看就要一发不可收拾了……

幸好，此时打了上课钟，一旁观战的季嫣嫣这才松了口气，战争总算可以暂且停止了，她可以脱离现场。

“嫣嫣，你考虑一下我的提议！”

“嫣嫣，快回教室上课！”

两人都在发号施令，季嫣嫣看了两人一眼，这两人正冷眼斜视对方，冷哼一声各自抱著书从前后门各自离开办公室。

还停留在原地的季嫣嫣一脸的无辜与无奈——怎么会变成这样呢？

她也一个头两个大，今晚回家之后季湘君必定要大肆抗争了——一想

到这儿，她真是一脸无奈！

唉！伤脑筋啊！！

蒲康远望着满满的行程表，他真是忙得焦头烂额了，偏偏心如今晚还要搞个晚会，真是找麻烦。

他本来该依老婆的吩咐向花店订花，并派人去布置会场，不过现在这些事只好交给他那能干的女秘书安妮啰！

“安妮，进来一下！”

安妮是个事业家庭兼顾的新女性，她落落大方地走进来。

“总经理，您有什么吩咐？”安妮俐落的短发、黑色的套装，看来十分干练。

“我老婆要办个晚会，你知不知道有没有花店能布置大型会场的？替我安排一下。”康远问她。

平常各种讯息问安妮应该不难，她像万事通，可是，安妮也有较弱的一环，花卉，她不懂。

“总经理，您刚好问到我最不熟悉的一点！”安妮老实的说。

“啊，那怎么办？我老婆可是再三交代我！”康远可不想被心如给唠叨死。

安妮突然想起了一个人。“总经理，请让我打个电话！”安妮说完就按了免持听筒的按键，然后快速的按了几个号码，没一会儿，电话接通了，话筒上传来一个温柔的声音。“风采您好！”

“妙然吗？”安妮问。

“是啊！安妮，什么事？”对方一听就知道是安妮！

“知不知道什么花店有替人做会场布置的？”安妮问。

“你等一等。”对方停了近一分钟，才又开口。“安妮，你打廿六一三五四七问花砌坊，他们有这项服务，很棒的。”妙然回她。

“谢啦！活计算机，拜！”

“拜！”

匆匆结束了两人的对话，安妮记好了电话，笑咪咪的对蒲康远说：“OK！我立刻连络。”

康远好奇的问：“刚才那是谁？”

“哦！我的好朋友，我都叫她活计算机，她在杂志社工作，信息很多。”安妮简略说着，然后便出去连络花店了。

蒲康远也放心了，至少，他做好老婆交代的事。不过，他的脑子里却一直记着方才那个温柔的声音。

那声音教人觉得舒服、悦耳……

安妮打了内线进来，打断了他的思绪。

“总经理，凯悦饭店雍雅厅对吗？今晚七点半！”

“没错！七点半以前要布置好！”他和安妮再 check 一次。

挂了电话也没空多想，他还得回家接老婆呢！

嫣嫣和湘君是同时进门的，两人都一副急急忙忙的样子。当然急她俩都急着要向季巧然告状呢！

不顾季婆婆正问她俩肚子饿不饿，两人拚命往楼上巧然的房间冲去。

“砰！”地一声，两人推开门同时喊：

“妈咪”

“表姊”

两人同时喊巧然，正准备大肆告状时，却双双张大了嘴，并瞪大了眼睛。因为，她们看到季巧然穿著一件黑色雪纺纱的礼服，合宜地包着她那曼妙的身段，俐落的剪裁看起来十分高雅！

这礼服是湘君去年送巧然的耶诞礼物。来自唐娜·凯伦的设计。

她不仅穿著礼服，还将一头长发放下让它垂落在肩下，闪闪发亮；而且还化上平常少见的浓妆！

简直是。明艳动人啊！

湘君与嫣嫣都看呆了，巧然当然能理解她俩的反应，只好先开口：“你们找我有事？”

本来是有点事的，但湘君与嫣嫣两人却早忘到九霄云外去了，忍不住好奇的问：

“表姐。你要去哪儿？”湘君一脸质疑。

“妈。你好漂亮！好象公主喔！”嫣嫣从来没见过母亲这等隆重的装束。

巧然正想解释，就听见季蔚然扯着大嗓门喊着：“老姐，你知不知道停在我们家门口那辆奔驰六百是谁的？”他走进巧然房间一看，表情也同方才嫣嫣和湘君一样。

巧然抓起黑色手提包，尴尬的说：“是来接我的。”

“接你的？”三人异口同声！

“抱歉，我现在没时间解释，等我回来再说！”巧然匆匆下楼。

蔚然、湘君、嫣嫣都带着疑问见巧然华丽的身影翩然离去。“怎么一回事？”蔚然问。

湘君与嫣嫣同时摇头。究竟怎么一回事啊？

坐进了这辆停在季家门口的豪华奔驰六百轿车内之后，季巧然才开始有些许后悔自己的冲动，心底直嘀咕：“你真的是疯了！不然怎么会答应这个荒谬的提议？”

是的，巧然必须承认自己是有点疯了，她想要这张保单想得快疯了，因为她不想输给那个胖子，她知道若是她没让蒲怀远签下保单，那么她的地位也会动摇。

她无法承受被小人奚落的感觉，所以当蒲怀远提出建议时，她竟也认真的考虑起来。“我有个提议，算是交换个条件。”蒲怀远向她提出意见。

巧然直觉的问：“你说说看吧！”

“如果你答应陪我出席今晚一个鸡尾酒会，那么我就答应你会仔细看完你的计划书。”他十分认真地说。

见巧然不信任的望着他，蒲怀远接着说：“我保证我不是那种好色之徒，更不是在测验你的道德感，事实上我是真的需要个女伴参加酒会，而你也需要我跨出第一步，至少先看你的计划书吧！”

天！这个理由太合理、太完美了，让季巧然完全接不上话，她只能盯着他看，心中想着：这没损失，只要他肯看，应该会喜欢那个计划才对！

“你只剩三分钟时间考虑了。”蒲怀远提醒她。

“OK！我答应你！”巧然答应了。

于是，她去了美容院洗头，把长发吹得又髻又亮，回家换了这身礼服，化了妆，穿上黑色高跟鞋，手上拿着黑色小皮包，大摇大摆的坐进了大轿车，现在就要前往大饭店参加一个连为啥名目而举办她都不知道的鸡尾酒会！

天啊！季巧然坐在豪华的皮椅上想着：这是我这一生以来做过最荒谬、最冲动的一件事了；而且，现在反悔也已经来不及了，因为，车子已停在凯悦饭店门口了。

有人替她开车门，但她还未下车，有个人先坐了进来，她一看，是蒲怀远，他坐进来干嘛？她想。

蒲怀远仔细打量了季巧然一下，她现在这样子与白天看到的差了一百八十度，现在的她看起来较白日里柔和许多。她放下长发真美！

她的颈项间和手腕间没有配戴任何饰品，和他想的一样，他打开他手中拿着的黑色绒盒，递到巧然面前。

季巧然被这珠宝盒内耀眼夺目的钻饰吓了一跳，急急的问：“你这是干嘛？”

“请你将它们戴上！”蒲怀远客气的说：“你放心，我只是希望今晚你是最耀眼的，而它们能帮忙你！”

绒盒里躺着的是卡地亚的钻饰，有项链与手链一组，巧然将它们戴好，心底却不自在起来，有价值昂贵的东西在她身上让她感觉不自然。

怀远贴心的送上一句：“谢谢你的帮忙，相信我，待会你会暂时忘了它们的存在！”

于是 他们一起下车走进饭店。

整个会场的布置让庄心如很满意。其实只是个规模不大的鸡尾酒会，到场的女客多于男宾，因为她想替蒲家最有价值的单身汉介绍对象。

整个会场都以香槟玫瑰做主线，感觉柔和高雅，在花束间还绑着银色的心型汽球，看起来高雅美观。宾客来得很踊跃，她发了不少邀请函，当然啦！就算不是冲着她的面子，也是为了蒲怀远而来。

在宾客间穿梭，心如身着一袭银色连身洋装，挽着高高的发髻，一副女主人的样子。

她招呼着这些名门淑女，每个人都称赞着会场的气氛好，餐点也棒，心如还请来四人小型乐团在台上现场演唱伴奏。

她得意的笑容挂在脸上，和每个女客聊天，顺便物色哪一个人的谈吐最适合怀远，她喜欢这种忙碌，而且她对她的大伯蒲怀远是又爱又敬，他与康远是兄弟，但个性不大一样。

康远此时正站在角落静静的喝着酒，看着这些无聊的人。他只是来交差的，心如交代他好歹也该到场，否则待会儿大哥来他却不在，准挨骂。

心如的个性其实不坏，只是骄纵了些，而且好表现，其它也没什么缺点。康远不是怕老婆，他只是不想花太多时间和她争些无意义的事，那太浪费时间与精力，把那些时间放在工作上多好。

心如绕到康远身边，看看手表，有些不耐的瞅着他。“你到底有没有和大哥联络好？他怎么还没来啊？”

康远耸耸肩不做表示。心如正想去打电话，突然看见入口处正缓缓走进一对男女 男的正是蒲怀远，那么，在他身边的女人是谁呢？

一时之间，在场宾客的眼光全投向了正往厅内进来的金童玉女。

方才，蒲怀远对季巧然说不必太在意身上那些贵重的饰品，因为她会没时间去在意！

原本巧然不太明白他的意思，但是在她挽着怀远的手臂缓缓走进会场时，她完全明白了他的话，因为正有一堆奇异的眼光向她投射而来。

她忙着响应这些讶异、嫉妒、臆测的眼光都应接不暇了，哪里还有空在乎自己身上贵重的钻饰？

是的，所有的人，尤其是那些受邀而来的女人全都一个表情——在那黄金单身汉身边的女人是谁？

心如也睁大了眼睛看，没想到蒲怀远会带个女人来！康远则忍不住会心一笑：大哥！

真有你的！他想。

音乐仍然在室内流动着，蒲怀远刻意凑近巧然的耳边轻声的说：“沉着一点，全看你的了！”

这个亲昵的小动作羡煞那些眼珠子快掉出来的女人，巧然只好认了，既来之则安之吧！她微微一笑，那笑容是美丽慑人的！

他俩缓缓踱向康远夫妇，蒲怀远要让心如知道，他不必她费心替他物色对象，站在康远夫妇面前，尚未正式介绍，这两个女人已认出彼此。

这正是那天车祸时彼此照过面的女人！她俩心中同时想着。

“她是季巧然，我的女伴！”怀远向康远夫妇介绍。

“这是我二弟蒲康远和他的妻子庄心如。”蒲怀远礼貌周到。

巧然向他们微笑，“你们好！”

她不多说话，保持气度与神秘，因为女主人心如的脸上已表现出对她的不屑，巧然因此更端起了架子，侧脸望着怀远，带着迷人的微笑对他说：“我有点饿了，陪我吃点东西好吗？”

“当然。”

怀远轻扶着巧然的腰，两人一同去用餐。蒲怀远一脸体贴，而巧然则用醉人的笑容迎之，这种画面教人不想把眼神移开……

两人选了个角落的位置坐下用餐，怀远对她说：“谢谢你的配合！”

“别忘了我是在商言商！”巧然给他一个微笑。

“等我看完了你的计划书，我会主动跟你连络。”怀远给她一个承诺。

“我去和我弟弟说几句话！”怀远让巧然坐在位置上用餐，他则去和康远聊几句。

康远见怀远向他走来，立刻浮起诡异的笑容，但他不问巧然的来历，只是带着笑容说：“你这招厉害，心如以后应该不会再干这种无聊事了。”

“我也希望是这样。”怀远答。

两兄弟举着酒杯边饮边聊了起来……

巧然用完餐，向侍者要了杯香槟轻轻浅饮，并望着厅内几对随着音乐曼妙起舞的男女。

香槟的香气从鼻息间窜出，让她觉得舒畅。坦白说，她头一回见识这种场面，但她的个性是随遇而安，把自己当成旁观者会较自在。

她仍然望着那些翩翩起舞的男女，望的出神，不知已有几名女子绕在她身边了。

心如的声音突然在她身边响起：“看来你是蒲怀远这个月的玩伴女郎，说说看你的价码，我们都想知道呢！”

巧然转过身看着心如和那些女人，她们都带着不屑与轻视的眼神望着巧然，这些女人的眼中大概只有钱，根本不懂得什么是人与人之间的尊重，既然如此，又何必和她们客气呢？

她回给她们一个更轻蔑的笑反问她们：“你们是不是想顺便估估自己值多少价码呢？”

心如瞪视着巧然，巧然瞧见蒲怀远正向他们走来，她又粲然一笑，对这群女人说：“事实上，蒲先生是我的玩伴公子，你们应该问问他的价码！”

怀远走到她身边搂着她问：“在聊什么？”

“没什么，她们以为我是你的玩伴女郎正问我的价码！我不小心把你的秘密说出来了！”她对他眨眨眼。

怀远故作惊讶状的说：“什么？你该不会把我的价码说出来了吧！”

他们配合得天衣无缝，怀远在她颊上一吻，然后说：“我的美人。陪我跳支舞吧！”

两人滑进舞池，翩翩起舞，脸上荡漾着无限笑意，让那些女人觉得自讨无趣而一哄而散，只有心如悻悻地站在原地瞪着舞池中与怀远共舞的巧然！

怀远搂着巧然共舞，巧然有些歉然的说：“抱歉，让你出窘替我解围。”“别这么说，是我拉你来蹚这淌浑水，我有责任保护你。”怀远此刻与巧然间的距离不到两尺。

“不过，我那么说是过分了些……”她仍在自责。

“嘘……帮我个忙！”怀远轻声的说。

“什么？”她问。

“闭上你的眼睛什么话都别说，认真的和我跳支舞，我已经很久没和女人共舞了，拜托……”他的声音有些命令，又有些央求。

总之，她怎么都不能拒绝这样的他，巧然静默，乖乖闭上眼睛，倾听音乐，与怀远共舞，香槟的酒力开始挥发，她有点昏眩，蒲怀远将她搂得更紧。

她的身子贴着他，她的手被他的大手握紧，他们在音乐中沉醉的舞着不管别人对他们的注视！

他们就一直这么舞着……舞着……舞到思绪纷飞……

4

当豪华的轿车再度停在季家门前时，季家的人都在客厅内兴奋地等待神秘赴约的季巧然归来！

靠在车椅上有些微醺的巧然，知道已经到家了，便坐起身来，将项链、手链取下交还给身边的蒲怀远。“谢谢你让我度过很特别的一晚，让我过足了戏瘾。”

“不！是我该谢谢你的帮忙，早点休息，我会再和你联络的！”蒲怀远风

度翩翩，并且在她的额前轻轻一吻。“晚安！”

巧然忍不住一笑，司机打开车门，她带着浅浅的笑意下车，然后目送蒲怀远的座车离去。

她正准备打开家门，突然发现屋内灯火通明，这才想起傍晚匆匆出门前的情景。此刻，一定是所有的人都在等她。

她的酒意醉意顿时退去，清醒的不能再清醒。她得保持清醒，她的家人们各个伶牙俐齿，鬼灵精怪的很呢！

迈开步伐，她准备进门……

季妙然负责煮了一桌清淡可口的消夜，季蔚然、季湘君和季嫣嫣都食指大动。妙然的厨艺极好，简单的一道菜她也能煮得美味可口。所以，为了不辜负大家的赞美，妙然炒了几道小菜，煮了鲍鱼粥给大家当消夜，正当大家在兴头上，吃得津津有味的时候，神秘约会的女主角——巧然推门而入。

每个人都停下动作望着夜归的巧然，巧然露出尴尬的笑容轻声的问：“妈睡了？”

大家都点头，她走进屋内朝他们走去，看到那一锅鲍鱼粥，不知不觉的肚子也跟着饥肠辘辘了，妙然是个体贴的女孩，立刻为巧然盛上一碗。

她和大家一同坐下来吃起消夜，谁也没开口，安静的很。季蔚然憋不住首先发难：“既然大家都在，那就顺便开个消夜会报，有没有人要发言？”他起了头，等人接话。

开口的是妙然，“有——我有个疑问想问，姊，你今晚为什么打扮得这么漂亮？蔚然说，你有神秘约会哦！”

他们从不忌讳在嫣嫣面前说这些，嫣嫣想知道的兴致也颇高，巧然无奈地想：不愧是一家人，各个都这么八卦，每个人的眼神都期待她的答案。

季巧然放下碗，咽下口中的食物对嫣嫣说：“帮妈妈倒杯冰开水好吗？”

“我不能听吗？”嫣嫣显然不愿意移动。

“宝贝，我会让你知道，但我是真的口渴了！”巧然有些哭笑不得，全家都把这个约会看成了什么？

嫣嫣无法违背母命，于是起身去为巧然倒了杯冰水，端来给她，巧然一口气喝完，放下杯子，大家的视线仍停留在她身上。

她摇摇头说：“季家每个人都很八卦！”

“喔！快说好不好，老姊！”季蔚然捺不住性子了。

巧然只好全都照实说了。“他是我的客户，严格说起来还不算客户，我去找他谈保险，希望他看我的计划书，结果他和我交换了个条件，陪他去参加个酒会，就这样而已，你们别想太多，OK？”

说实在的，她已经十分轻描淡写了，就怕他们会各自延伸想到别的地方去。

“什么样的客户？有这样的身价会让你有这样的牺牲？”真是一针见血，不愧是数学天才季湘君。

巧然只得照实说：“是个很难缠的客户，因为很多人都搞不定他，我们公司那个胖子又刁难我，把这个案子交给我，所以我输不起就必须放手一搏啰！”

“姊，他到底是谁？”妙然也问。

“远至企业现任总裁——蒲怀远！”她一个字一个字的说了出来。

所有的人都瞪大眼睛望着她，她就知道她一说出来会有这种反应。

“那个超级黄金单身汉！”

“我的广告超级大客户！”

这两声惊叹号是来自妙然与蔚然，他们了解远至的地位所以有这种反应，湘君不明白因为她是个单纯的老师，而嫣嫣更别提，她哪知妈咪说什么？

“妈咪，他很帅吗？”

嫣嫣的问题足以教人从椅子上跌下来，果然是天真小女生问的问题，不过，蔚然从未见过这个人，妙然也知道蒲怀远对媒体很敏感不愿多曝光，所以，他们也不知这位超级单身汉的长相，而湘君，更有浓厚兴趣想知道呢！

巧然这会儿得认真的想一下 蒲怀远帅吗？

基本上，他完全看不出来像是将近四十岁的人，他的身材挺拔，尤其穿上西装是很好的衣架子，他的发型自然浓密，脸型呢？哦！他有张弧度线条堪称完美的脸蛋，浓密的眉，深邃的双眼，挺直的鼻梁和一张性感的唇。

“他是个帅哥，嫣嫣！”她诚实的回答了女儿的问题。

“好啦！讨论完毕了吧！”巧然不想再继续讨论下去了，至少话题别再围在她这儿了。

“那 我可以发言吗？”要发言的人是头一次参加消夜会报的季湘君，嫣嫣不安的望了她一眼。

“说吧！”敏感的巧然注意到嫣嫣的表情，立刻明白湘君接下来要说的话与嫣嫣有关。

“嫣嫣的美术老师希望她报考美术系，可是我觉得嫣嫣应加强学科才对！”湘君丢了颗定时炸弹，当然得看巧然这条引爆线是什么反应。

“你想考美术系吗？我们怎都不知道？”妙然问。

“对啊！我还以为你想念文学什么之类的。”蔚然也感诧异。

嫣嫣哑口无言，应该说，她不知自己该说什么？她偷偷的看看母亲，季巧然脸色欠佳。

巧然觉得自己这个母亲似乎有些失职，连自己女儿的喜好都弄不清楚，她看看嫣嫣，问她：“真的有兴趣吗？”

嫣嫣点头，巧然又看看湘君，“她的学科有多糟？”

“光是数学就够她忙了！”湘君也是够坦白的。

巧然默然，沉思许久之后才开口。“嫣嫣，暑假前，你若没搞好你的学科，那你也不必花时间去准备术科了。去和你的美术老师沟通，除了加强术科之外你还得念好其它科目，我不希望术科花去你太多时间，知道吗？别忘了暑假前，我要看到你的学科成绩单 allpass！”巧然开出了条件，她是慈母也是严父。

嫣嫣是聪明的孩子，当然知道分寸，况且，她知道妈妈是明理的，不会为难她，她主动的对湘君说：“君姨，以后 可以每天帮我补一小时的数学吗？”

“OK！没问题！”湘君当然义不容辞。

看来这个问题也解决了，时间也不早了，或许是他们谈话的声音太大了吧！吵醒了正在熟睡的季节婆婆。

季节婆婆从楼上走下来，一脸不高兴。“明天都不用上班啊？还不快去睡觉！”婆婆下令。

他们全都站起身来回话：“是！遵命！”

然后解散了他们的消夜会报，各自上床去了！

送回季巧然之后，蒲怀远回到他独居的公寓。

对于住，他的要求不高，其实应该说他对自己的食衣住行都不太讲究，只要舒适简单即可，因为他没有太多的心思花在这上面。

他们三兄弟各住各的，各过各的生活，加上父母早已退休至瑞士享福了，所有的事业重心都分散在他们三兄弟身上。康远有妻子；君远更是忙碌，女朋友没断过；只有他，安静的过日子。

回到他独居廿多坪的公寓，他卸下这身西服，换上轻松的家居服。这廿多坪的公寓规划得很完善，除了不太大的客厅之外，另外设置一间书房、卧室，怀远懂得善用空间，还有一小间更衣间，放置衣物之类。

这个不大的客厅装潢简单，核桃木的酒柜、茶几、电视柜，配上黑色的小牛皮沙发，昏黄的壁灯，一切暗色调，音响架上放置的 CD 也不多，他的时间毕竟不太多，多半只听那几张。

但今天，他想让自己放松一下，换上家居服之后，他捻亮沙发边的壁灯，放一张萧邦的钢琴曲，为自己斟一杯威士忌。

他坐在沙发上，手握着那只酒杯，全身放松地依靠在沙发里闭目沉思。

今晚，是他许久以来最轻松自在的一晚，这一阖眼，季巧然的身影就乍然浮现，怀远忍不住会心一笑。她的名字取得真好，和她的人完全吻合

“巧笑倩兮、怡然自得。”她浑身散发着迷人的魅力，尽管不是属于令人惊艳的女人，但他不得不承认，她是个有味道的女人。

蒲怀远回想着今晚与季巧然相处的每一个片段，每一句对话，及她每一个笑容，都令他感到浑身舒畅。以往他觉得应付这些应酬是索然无味的，但今晚是截然不同的感觉，他明白一切都是因为季巧然。巧然的身影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他睁开眼睛，萧邦的钢琴协奏曲并未令他心情缓和，相对的，因为回想起今晚的种种，反而令他精神雀跃，他一口饮尽那杯威士忌，希望能减低那亢奋的情绪。

突然，他觉得自己有些可笑，自己早已过了那种一见钟情的年纪，那是年轻人兴起的名词，但是他他却不知该如何解释自己对季巧然欣赏的情绪。

对 只不过是欣赏而已！

他欣赏她的坦率与自然，仅此而已。他告诉自己，别再胡思乱想下去了，他想再喝一杯酒就去睡了。才刚起身，电话铃声就响了。

这么晚了，会是谁呢？他一阵纳闷，但并未迟疑的拿起电话，深沉的开口：“喂！”

“大哥，听说你今晚携佳丽出席酒会，令在场的女人都用嫉妒的眼神关爱你的那位佳人哦！”是他们家的八卦小王子 蒲君远。

他和君远差了将近十岁，坦白说，还真有点代沟，君远似乎总是活力无限，点子多多，生活多采多姿，如果他的生活是原色调，那君远则是个色彩丰富的调色盘吧！

“康远真是个广播电台！”他下了结论。

“大哥，不是康远跟我说的。”君远立即纠正他。

一阵疑虑，怀远开口问：“那是谁说的。”

“八卦周刊的一位记者夜访，问我内幕消息。”君远的答案够教他诧异的

了。

“什么？”他果真大吃一惊。

“你知道嘛！我是远至企业的媒体公关兼发言人，那些八卦记者不追你反而来追我，你可不可以给我点提示，那位美丽佳人是何方神圣？我这儿的电话快被他们给追翻响烂了！”蒲君远真是无奈啊！因为他根本搞不清楚任何状况。

“那你怎么回答他们的？”怀远问。

“废话。当然是一问三不知。事实上我是真的都不知情嘛！”君远的答案让怀远安心不少。

“喂！大哥，究竟怎么回事？你可不可以让我大概知道一下啊！什么时候交了个神秘女友？还这么保密！”君远忍不住想探知。

“不是什么神秘女友，别听那些人信口胡言，是你二嫂办了个无聊的相亲酒会，我为了一劳永逸，拜托别人陪我出席而已。你最好想办法替我封锁住这个消息，免得我对别人不好交代，别人好心帮我反而成了话题人物了！”蒲怀远的语气透露了极度的不满。

蒲君远相当了解他大哥的脾气。别真的惹毛了他，否则后果是很严重的；但是换句话说，这社会有言论自由，只要不涉及人身攻击，又能奈对方何。

“那些八卦周刊的记者的消息也未免太快了吧？”怀远对这些无孔不入的记者真是忍不住要竖起拇指，实在太厉害了。

“人家是记者！大哥，记者等于雷达，你不知道吗？那是他们的专业啊！人家是靠这种消息混饭吃的，当然触角灵敏；况且，你今晚让多少女人眼红？她们对你够咬牙切齿了，提供一些八卦消息才能泄她们的怒气啊！”君远的答案实在够一针见血了。

“老三，帮我搞定。好了，去睡吧！”怀远不想再讨论这个话题。

“大哥，我不能保证，但尽量好吗？你最好有心理准备，让你的女伴也有心理准备。”君远说得实在，然后就挂了电话。

蒲怀远挂了电话之后，睡意全消，他只是个生意人就已经快没有隐私了，他若真是个公众人物，不是更惨？

他只期盼君远能搞定，不然，他会真的对季巧然感到抱歉；或许，再也无法看到她那巧笑倩兮的容颜了！

季嫣嫣走到了容觉生的位置边，容觉生看见嫣嫣，先跟她扮了鬼脸。“你那个夜叉阿姨不在！”

嫣嫣见斯文的容觉生如此给湘君冠上封号，也忍不住噗哧一笑，露出促狭的眼神微笑，“你小心哦！我阿姨是顺风耳！”

她一说完，立即见容觉生露出了心虚的表情，下意识的用余光搜寻一周遭可有季湘君的身影。

嫣嫣看着容觉生的样子觉得有趣，忘了来找他的主要目的，反而脱口问起不相干的问题，“容老师，你有没有女朋友啊？”

容觉生没想到嫣嫣会没来由的突然问起他这问题，他愣了几秒，然后说：“没有啊！”

“老师，你知道吗？你是我们票选校园十大俊男的榜首！”季嫣嫣透露最高机密给容觉生。

这是她们在校园中流传的活动，女校嘛！女生心思多，除了念书之外，总得有些“活动”增加生活乐趣。

“啊 什么意思？”容觉生显然不明白她的意思。

“就是俊男排行榜，你是 No. 1，物理钟老师是第二名，化学谢老师是第三名，生物陈老师是第四，耿教官嘛第五……”嫣嫣例举一二让容觉生明白。

容觉生这才搞明白嫣嫣的意思，他忍不住追问：“这活动是谁办的？”

“学生会啊！我们可以去学生会无记名投票，好玩吧！老师您是排行榜第一名！”嫣嫣望着容觉生说，她的心底起了个念头，想看容觉生的反应。

对于获得此项殊荣，容觉生还真不知该有何反应呢！嫣嫣继续说：

“老师既然没有女朋友，您又是大家心目中的偶像，若有师生恋发生哇！好浪漫！”嫣嫣夸张的表情让容觉生哭笑不得，这些高中小女生真是满脑子罗曼蒂克的幻想。

“嫣嫣，你大概是爱情小说看多了吧！”容觉生没好气的说。

“会吗？老师，学美术的人不是都很浪漫吗？”嫣嫣睁着她那双慧黠灵活的大眼睛，夸张的问容觉生。

“那也不一定，对于感情我是很实际的，我希望找一个兴趣相当、思想相近，能沟通、能分享心情的女孩当女朋友，你们 太小了，我和你们是有代沟的。”容觉生说的可是实话。

嫣嫣故意似懂非懂的点头，表示听懂了容觉生的话，但心底却暗自窃喜，因为容觉生的这番话，给了她莫大的信心，因为她心中一个莫大的计划正要就此展开了……

“季嫣嫣，你有时间在这儿瞎搅和，倒不如回去多算几道数学习题实际吧！”

季湘君的声音从她身后传来，让嫣嫣回过神来 只见季湘君抱着一叠作业本回到座位上盯着季嫣嫣看。

这才提醒了她，她来找容觉生的真正目的。她收起笑容对容觉生说：“喔！容老师，我妈说，我只能利用放学后的时间练习术科，你可以安排时间，不过以每天一小时为限，假日两小时，因为我还要补码学！”

容觉生斜睨对面的夜叉小姐 季湘君；看来，这个夜叉小姐在季家说话也挺有分量的，但他相信以嫣嫣的资质而言，每天一小时的练习应该没问题。

“好！我回去会为你安排课程，请你母亲放心！”容觉生对嫣嫣说。

“还有 ”嫣嫣故作结巴状。

“有什么问题吗？”容觉生问。

“我妈咪的意思是说，请美术老师和我的数学老师相互制衡，我上课时你们要彼此督察，也要对我学习的态度评分。抱歉，我妈咪是很严格的！”嫣嫣一脸无辜与委屈。

谁能忍心拒绝这个天真女孩的要求，况且也是家长的要求，他们身为老师是该配合。

只是，要他和那个夜叉天天见面容觉生是有点不愿意，但是嫣嫣是无辜的。

“好！我会配合的，请你母亲放心！”容觉生爽快的应允这个要求。季湘君睁大眼睛望着季嫣嫣，一脸不相信。“表姊什么时候说的？我怎么不知

道？”

“昨天你去睡觉啦！妈咪到房间跟我说的，要我告诉容老师时顺便和你提，如果阿姨要约会时，我们就调课！” 嫣嫣认真的说，湘君看不出她的话有什么破绽，不过 这小妮子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明知她没约会，还故意提这话题！

想到要和那个阴阳怪气的容觉生每天多相处两小时，她全身的每个细胞都不舒服了，她不想答应，可是，季巧然都放话出来了，又是她自己要求嫣嫣加强数学，嫣嫣也信誓旦旦的向她保证自己会用功，她怎能说不？

况且，容觉生都表示 OK，她若不答应岂不太小家子气了？真是迫于无奈，她只好说：“我也没问题！”

上课钟适时响起，嫣嫣顺口接话：“这样真好！那我回教室去了”

她自顾自转身离去，才跨出没几步。尚未走出科任老师办公室，就听见容觉生和季湘君又开始了一番唇枪舌战。

“你搞清楚，我是为嫣嫣才答应的，我可不愿意多和你相处一秒钟！”

“你也不必反应过度，我会把你当空气一样，视而不见！”

“哼！”

“哼！”

两人彼此不屑到了极点！

嫣嫣走出办公室，一脸愉悦的笑，而且简直想大笑，因为她突然想起一句话：“打情骂俏”。哈！简直是太有意思了！

5

季巧然一大早就到公司，她今天要拜访好几个客户，行程表上排得密密麻麻的。每天她都有忙不完的事，但是，她并不排斥这种忙碌。

巧然不在乎自己是不是赚很多钱，最重要的是，她在服务客户的过程中有一种满足的快乐，她不讳言，初期保险从业人员给人的印象并不佳，但是现在在她的努力之下，总算有些成绩。

她将今天该带的资料与计划书一一整理好，助理如倩端了咖啡走进来，带着甜甜的笑。

“巧然姊，早啊！”

她将咖啡放在巧然桌上，如倩是个尽职的秘书，她知道巧然的习惯。

“如倩，帮我把朱先生的保单整理出来，OK？” 巧然的笑容如和煦的阳光，并没有主管的威严，她向来不摆架子。

“OK！哦！巧然姊，那个大案子谈得如何？” 如倩指的当然是蒲怀远，如倩对巧然使个眼色，然后小声的说：“死胖子一直在背后和大家说，赌你接不到这 Case！”

巧然无力的叹了一口气，“他要说就让他说，嘴在他脸上我也不好阻止他，我只要尽力就好，我没空理他！”

“加油！巧然姊。” 如倩对她比了个加油的手势，然后走出巧然的办公室，去做她交代的事。

巧然稍微看了一下自己的行程表，早上还好，只有一个客户，下午比较忙……此时电话响了起来。

“巧然姊，一线电话。”如倩的声音从扩音器中传来。

巧然熟练的接起电话，“冠泰您好！我是季巧然。”

“季巧然小姐，您变成新闻人物了！”话筒那端传来的是季妙然那温柔细致的声音，再严重天大的事经由她口中说出，都会变成小事一般，主要原因是妙然的声音太温柔。

“什么新闻人物？”巧然一头雾水，也不知是多天大的事。

“最新八卦周报内报导，青年企业家携神秘女伴参加酒会，状似亲密，令人臆测两人的亲密程度……咦！不用再念下去了吧？女主角应该是你吧？老姊！”妙然的语气不是疑问而是肯定的。

“这是怎么一回事啊？”巧然觉得莫名其妙。

“现在知道和知名人士在一起的苦恼了吧！”妙然的口吻也是充满无奈。

“问题是 我们并没有‘在一起’！”她加重语气，觉得有些啼笑皆非。

“那些记者没有职业道德可言，只要有小道消息可写，他们就有钱赚，当然乐得捕风捉影一番啊！”妙然解释给巧然听。

巧然轻叹一口气后说：“算了！让他们去写吧！我总不能因为这样就不跑 Case 了吧！”她也有自己的职业道德，况且，她根本不能输掉这个 Case！

“你看得开就好！不聊了。”妙然不想再影响巧然的心情，于是收了线。

季巧然必须承认她的心情已经多少变得有些不稳定了！唉！这世界无聊的人真的很多，闲到没事去讨论别人家的事。

她摇摇头，算了！先做好自己的事吧！反正杂志上并未提到她的名字，这消息在他们公司暂且还不会成为话题，她还不必过于担心。

如倩拿来她要的东西，她接过之后对如倩说：“我今天不会回来了，有事就拨行动电话给我。”

如倩点头，然后走出她的办公室。季巧然将一干资料全部收进公文包内，她没时间去想其它事了，一大堆事正等着她呢！

蒲怀远在会议室内听取各部门的经理们报告前半个月的业绩成长进度，他脸上的表情严峻，相当专注，在公事上他向来不马虎的，他的员工们也都相当明白。

他对这半个月的业绩成长还算满意，唯一不满意的是，他们家老三蒲君远竟然没出席会议。

匆匆结束会议之后，怀远带着一脸不悦回到他的办公室，经过 Lisa 旁边停了下来。

“Lisa，打电话问 Kelly，君远今天有没有来上班？”他是十分不悦，毕竟内举不避亲，君远不出席，对其他人而言不太公平。

“不必找了，他在你办公室等你！”Lisa 给他使了个眼色，表示君远找他有其它事，看起来还挺严重的。

怀远不解的望着 Lisa，又往自己的办公室看了看，然后加快步伐往自己的办公室而去，推门而入。

一进门，就看见君远大摇大摆的坐在他的沙发上，看来挺优闲的，不像远说的有什么大事发生啊！

“你有什么大事今天没来开会？”怀远坐在他的对面问他。

君远将一本杂志推到他的面前，浅浅一笑。“我没什么大事，是你有事了！”

怀远瞄了那杂志一眼问：“什么？”

“自己看吧！”君远对他说。

只见怀远打开那杂志，赫然见到他的名字成了头版新闻，他眉头立刻皱了起来，然后再继续往下看。过了一会儿，他怒气冲冲的抬起头来问君远：

“喂！这是怎么回事？”

君远耸耸肩说：“我尽力了，没提到那位神秘女子的芳名，而且我已经警告他们了，如果再继续登，我会让他们杂志社关门！”

怀远陷入一阵沉思。这个报导可能会替季巧然带来不便，而他不应该造成她的困扰。

怀远的心事明白清楚的写在他的脸上，一目了然，君远站起身来准备离开他的办公室，他打开门，准备离去之际，又回过身喊怀远：“担心的话就打个电话向人家道歉吧！”说完之后才离开怀远的办公室。

怀远反复想着方才君远的话，也对，他是该先向巧然表达歉意！

季巧然和蒲怀远约在西华饭店共饮下午茶。

当然，因为那个八卦周刊捕风捉影的报导，已让蒲怀远感到不悦，他主动约巧然出来，其实是为了向她致歉。

季巧然看着原本排好的行程表，原本不打算与他见面，但是蒲怀远一派诚意，令她不好婉拒，再加上蒲怀远顺便提及想与巧然聊聊保险的事，光是这一点就令她无法拒绝。

午后，他们坐在西华饭店内，怀远选了个靠落地窗的位置，阳光潋潋的照在他们身上，令人感到温暖，无形间拉近了他们之间的距离。

巧然有些不自在的啜饮着咖啡，坐在她对面的蒲怀远带着歉意望着她，她不习惯他眼中的那种温柔，那让她有些不自在。

“实在很抱歉，我没想到会被那些记者捕风捉影，希望没给你带来困扰。”他是很诚恳的在道歉。

“蒲先生，无所谓的，嘴在人家身上，他们要怎么说，我们不能控制，我不曾介意的！如果每天在意着这些事，那人生无谓的烦恼就太多了！”

巧然释然的说出自己的想法。她是真的不介意。

怀远诧异的看着对面的这个女人，说实在的，他不能不欣赏她的豁达与明理！打从第一次见到她，她给自己的印象就十分深刻。

她的每个反应都教他诧异，是他预料不到的。她没有一般女人的矫情，态度总是从容自在，和她相处总感觉那么舒适，她浑身散发的魅力教他很难将眼光从她身上移开。

面对怀远的注视，巧然突然泛红了脸颊，她很少躲避别人的注视；而现在，她却避开了他的目光，原因无他，实在是眼前的这个男人太帅了！他的稳重是自然散发出来的，但他的笑容却如阳光般和煦，说实在，她真喜欢他的笑容！

而他那双深邃的眼眸散发着几许温柔，教她无法直视他。她该害怕的，害怕被他的目光吸引。

“巧然，我这样称呼你可以吗？”怀远开口问她。

她抬眼望着蒲怀远，不能抗拒的点点头。怀远对她微微一笑，“如果我很诚恳的再约你，你会答应我吗？”

这 这教她怎么回答？该顾虑女人的矜持？还是诚实的回答他，她很想常与他见面，和他相处很自在？她不知如何回答，似乎有些骑虎难下。怀远自顾自地说：“你说的没错，我何必在乎别人怎么说。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巧然点头，一双灵澈的眼眸专注的凝视着他。

“你是为了签下我的保单才愿意与我见面的吧？如果撇开公事，我可还有机会和你见面？”

他的挚情可从他眼神中透露的讯息一览无遗，这个企业巨子在她的眼前放下身段，只为问她是否再与他见面 季巧然有一种很深的感动。

“蒲先生 ” 她开口。

“叫我怀远好吗？” 他要求她。

她停顿了一下，然后继续说：“怀远，我必须承认，接下你的案子时我的压力的确很大。你拒绝了很多保险公司，所以这案子转到我手上来时，我心理的负担的确很大，但我只希望能尽全力让你明白保险的真谛及益处，那才不辜负我保险经纪的专业及客户对我的期望。

“答应和你出席酒会，起先的确是因为公事上的考量，但和你相处之后，我真的很愉快，很谢谢你这么细心还顾虑着我的想法感受，我原本还有些抱歉，因为一场酒会让你产生了绯闻的困扰。” 她歉然的低下头不语。

“如果我告诉你，我并不觉得是困扰，相反的我想继续这种关系呢？”

蒲怀远从未向一个女人表达过自己内心的感受，但此时此刻，他怕他不说就会失去眼前这个女人 多年来唯一令自己心动的女人。

巧然讶异的抬眼望他，她有些嗫嚅的小声说：“那 我该怎么办？”

“我 我 嗯！你把保单拿出来。” 他果决的对巧然说。

巧然被动的从公文包中拿出保单放在他面前，怀远拿出笔问她：“原本你打算让我买多少的保险！”

“按照计划书上写的，我打算替你做五千万的承保！” 她很诚实的回答。

蒲怀远点点头，毫不犹豫的在保单上签名，然后给季巧然。

“承保金额改成六千万，我喜欢六这个数字，至于受益人，暂时保留吧！” 他毫不犹豫的让巧然接下了这笔生意，巧然意外地只能望着他却说不出一个字。

蒲怀远接着又说：“公事结束了，从今以后我们之间是很纯粹的私人情感；巧然 晚上愿意和我一起吃饭吗？”

她还是望着他，心底的情绪好复杂、好混乱，突然间她觉得自己又回到了少女时期，对感情绝缘了这么多年，却被眼前这男人挑起心中无限情意。

她感到无措，但是，她还是忍不住感动，他的决心、他的魅力，让她完整地感受到他的情意。如果许多年前她碰到的就是这样的男人，那么她会不会因此而少吃了那些苦头呢？

她感到眼眶有些湿润，不自觉地泛出泪水，怀远紧张的递上纸巾轻声问她：“怎么了？”

巧然接过纸巾轻轻拭泪，摇着头给了他一个很温柔很温柔的笑容说：“不要常带我吃大餐，我怕胖！” 她这么说的时眼底是无限娇羞，流露无限媚态。

怀远伸出手轻握住巧然的手说：“恐怕很难，我可能会很宠你！”

巧然深情凝视着他。“那就认真的宠我吧！”

因为这句话，蒲怀远将她的手握得更紧了，阳光柔柔暖暖的从落地窗外洒落进来，一路暖进了他们的心底……

当季巧然将那张价值六千万的保单放在邓胖子的桌上时，她恨不得用V8将他脸上的表情给拍下来，好放给每个人看。

他的表情充满惊讶、不能置信，而且嫉妒的看着季巧然，咬牙切齿的问她：“你 你是怎么办到的？”

季巧然一副不在意的说：“用你办不到的方法。”

“什么？”邓胖子追问着。

巧然刻意粲然一笑。“当然是美人计啰！没事的话我先出去了！”带着胜利的笑容，她走出邓胖子的办公室，她即使没回头看，也知道邓胖子现在的脸色是铁青的！

她是赢了，但她此刻并没有快感可言，换个角度看，她甚至不知道自己究竟在干嘛？有那么一刻的茫然 她就这样接受了一份感情吗？

回到位置上之后，同事们纷纷来恭贺，如倩还买来一瓶香槟为她庆贺，她脸上虽带着笑，但并非真正的欢愉，直到花店的人送来一大把香槟玫瑰。

“请问季巧然小姐在吗？”送花的年轻人带着青春的气息而来，手捧着巨型花束。

所有的人都静了下来，望着那送花的男孩，巧然穿过人群走向那大男孩说：

“我就是！”

“季小姐，这是送您的，请您签收一下好吗？”男孩态度诚恳。

巧然接过花束签收单子之后，爽朗的大男孩带着他的青春离开，留下巧然手中那束玫瑰散发出来的花香满溢。

她捧着花束，带着浅浅的笑意走向自己的办公室，不在乎所有的人正用好奇、臆测的眼光望着她。

她走向办公室，将花束放下，打开卡片，挺直有力的字迹跃然纸上：

“别忘了带着你的好心情与我共度今晚！”

虽未署名，但巧然知道是怀远送来的，她脸上掩不住笑意，看完卡片立刻打电话给怀远。

铃声一响，怀远立刻接起电话，“喂！”

“谢谢你的花，不过下不为例，我怕又要造成话题了！”她笑着说。

“你要有心理准备，和我在一起你会一直都是话题人物哦！”他抛去严肃的外衣。

“带着好心情等着和我见面，知道吗？”她反过来对他说。

“OK！”

“那我挂电话了，拜！”

“拜！”他们结束了对话，她脸上还荡漾着满脸的笑意。

百叶窗外，大家一面带着好奇的眼光看着季巧然，一面纷纷询问如倩，如倩举起手一脸无辜的说：“我真的不知道！”

直到巧然走了出来，大家才安静下来，巧然给如倩一个笑容说：“如倩，别发呆啊！”

开香槟请大家喝吧！”

一声令下，大家都开心的欢呼起来，巧然很自然的把轻松自在的气息带给了每一个人！

当然，只有一个人例外，那就是邓胖子。他正用咬牙切齿的表情躲在角落里诅咒着巧然，并继续想着打击巧然的方法！

蒲怀远从他的办公室走出来，走到秘书 Lisa 的桌前，整个身子半趴在 Lisa 面前，一脸灿烂笑意，闪亮的眼眸藏不住兴奋，他有些激动的对 Lisa 说：“谢谢你替我订的玫瑰，她很喜欢呢！”

向来严肃的蒲怀远竟在一夕之间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连 Lisa 都要忍不住赞叹爱情的魔力了！

她看着怀远笑笑地问：“现在是不是要我订晚餐的位子？”

“知我者莫若你啦！”怀远若没有 Lisa 这得力助手怎行！

“你觉得是不是要再给她一个惊喜呢？”Lisa 问怀远。

只见怀远一个劲的点头，Lisa 一副“有我在，不用你操心”的神情说：“放心！包在我身上！”

怀远忍不住兴奋的在 Lisa 额上轻吻一下。然后哼着歌走向自己的办公室。

Lisa 轻轻摇头的想：有人的爱苗发育得真晚，看看这个以往对女人不屑一顾的企业巨子，谁想得到一见钟情的情形竟会发生在他身上呢？

那么就让她尽一尽秘书之责，为他和季巧然安排一顿特别的晚餐吧！

因为 她也挺欣赏季巧然的呢！

嫣嫣、湘君、觉生三人商量的结果是，每周一、三、五补习，因为若要嫣嫣放弃每个周末下午和同学一起逛街、看电影的这个习惯，那把她先杀了会彻底迅速一点。

今天是他们上课以来最安静的一天，说实在的，嫣嫣还真有点不习惯，因为湘君和容觉生，每天总会忍不住的斗嘴，嫣嫣还有点后悔自己自作聪明的把这两个人摆在一起呢！

可是 今天的气氛却有点不同，有些怪怪的。

湘君还是她那一贯的装扮，紧身粉红 T 恤和一条花长裙配上耐吉的气垫鞋，她那染过的头发上还夹着粉红色小发夹，装束和一般女学生不相上下。但她今天却好象失去了些活力，安静的坐在一旁看着容觉生指导嫣嫣加强素描的技巧。

她太安静，安静得快让人忘了她的存在，但容觉生却忍不住的偷瞄着季湘君，不仅是他如此，连季嫣嫣都一样，平常怒意敌意明显的事湘君今天是怎么一回事？

中邪了吗？怎么一脸安静，还有些心不在焉？真是令人匪夷所思啊！

嫣嫣看容觉生也正偷瞄着季湘君，实在也忍不住了，她放低自己的音量喊容觉生：“老师！”

听嫣嫣喊他，容觉生蹲下身听嫣嫣要跟他说什么！

“我阿姨今天有点反常！”嫣嫣下了个结论。

“何止反常？简直是太阳要打西边出来了，她安静得有点让人毛骨悚然呢！”容觉生一脸恐怖的形容。

“完了！有点像‘暴风雨前的宁静’！”嫣嫣找到了形容词，容觉生用力

点头表示同意。

两个人都有点胆战心惊，提防着暴风雨随时的来临。

好不容易结束了容觉生的课，这下子该换季湘君上课了，她依旧坐在那儿沉思，不知在想什么。

媽媽只好抱着“必死”的决心喊湘君，打断她的冥思。“阿姨，换你上课了！”

媽媽的心跳一百，等待季湘君的反应，打断湘君的冥思不知会不会令她生气？

季湘君从她神游的太虚之中回过神来看了媽媽一眼，有气无力的问她：“明天的段考有没有把握？”

“应该可以吧！”她据实以答，她没那个胆子和夜叉小姐打哈哈。

“那就好！”她又不知在想什么，突然沉默了起来，又过了几秒钟，她把眼神定在容觉生身上，突然问他：“喂！一起去吃饭好不好？”

咦？这是怎么回事？媽媽与容觉生相互你看我、我看你交换着不解的眼神，愣在那儿不知怎么回答。

季湘君见他俩半天不吭一声，突然没了耐性，扯起高八度的嗓门大喊：“到底去不去啊？”

这一吼吓坏了他们两人，毫不考虑的同时点头回答，“去！”

湘君立刻抓起她的帆布大背包说：“那就走吧！还等什么！”

说完就往教室外走去，季媽媽和容觉生只好赶紧拿着自己的东西，加快脚步跟上季湘君，两人心底都纳闷着：这女人是发什么疯了？

当然，只有跟着她去才有答案可寻啦！两人紧紧跟在季湘君的身后抱着探知的心情。

6

季巧然提早了约半个小时回到家，一回家就对季婆婆抱歉说有饭局不在家吃饭，然后匆匆忙忙奔回房间。隔不到一分钟吧！季婆婆又接到了媽媽的电话说她要和湘君在外面吃饭。

挂下电话之后，季婆婆想起妙然与蔚然老早就已告知今晚晚归，这么一来不就只剩她这孤单老太婆一人在家吗？

哇！那多无聊啊！季婆婆可不甘寂寞，既然年轻人都有自己的乐子，那她也得自己找点事来做做！不然闷在家里迟早会得老人痴呆症。

于是，二话不说，季婆婆拿起电话、翻开电话簿，戴起她那猫眼状的老花眼镜翻看电话簿，决定找人一起发扬国粹——当然就是找牌搭子去搓几圈麻将，消磨消磨时间。

不到二十分钟，季婆婆已找好牌搭子，换了衣裳，拿起她的小皮包，要到陈婆婆家去打牌了，她准备要出门时却发现季巧然还没出门。

她心底嘀咕了起来，这丫头是要去赴什么约会？尽在楼上磨蹭大半天了还没下来，她没时间去留意巧然了，留下一张便条纸，告知她的宝贝们，她发扬国粹去了，并留下陈婆婆家的连络电话。她是个怕麻烦的老太婆，交

代详细一点，省得儿女担心，又念她个没完，干脆自重一点留下纸条让他们安心。

于是，季婆婆开心的出门去过自己的生活去了！

而季巧然急忙冲回家的原因，当然是为了晚上与蒲怀远的晚餐之约，她匆匆的沐浴、更衣，但光是更衣，她就花了不少时间，不知该穿哪一套衣服好？

天啊！这样子根本就像是十七岁时初恋的样子嘛！她不禁在心底对自己说：季巧然，你今年已经将近卅六岁了，拜托你镇定一点好吗？

她只有一再地对自己这么说，才能让自己的情绪暂时的安定一会儿。

她终于决定换上一件浅紫的连身长裙，并将长发放下，梳了几下，让它显得又黑又亮。她很仔细的为自己补妆，画上同色系的眼影，刷上深紫色的睫毛膏，让她的眼睛看起来更加明亮动人，翦翦如水波莹亮！

挑了一支粉紫色的唇膏，让她的唇看起来丰润，她站在镜前对于自己的装扮十分满意，与她平日里职业妇女的形象相去甚远，多了分女人的柔媚。

她拿起皮包往楼下走，边下楼边喊：“妈”

没人回答她，巧然看见桌上的纸条，原来季婆婆挺懂得调剂自己的生活的，她莞尔一笑。

手提电话突然响了起来，她打开皮包拿出电话接听。“喂！”

“车子到门口接你了！”是蒲怀远的声音。

“你怎么知道我在家里？”她问他。

“我是神机妙算啊！”他没正经的答。

“到哪儿去？”巧然有点担心自己的服装会不适合他们要去的地方。

“先到我公司来吧！我手边还有点事。”他语调有些低落，巧然听得出来，她怕气氛更闷，于是急忙回答：“好！我马上过去了！”她不想让他等太久。

她挂了电话，一走出家门，果然看见奔驰六00在门口等地，她毫不犹豫地上车，让车子载她去远至企业大楼。

每个人排解情绪的方法都不同，季湘君选择“吃”来让自己舒服一点！

季湘君、季嫣嫣与容觉生三人来到“星期五餐厅”，这餐厅是著名的美式餐厅，三个人点了一桌菜：辣鸡翅、烤马铃薯、汉堡、牛排、沙拉。光看这一桌菜，容觉生已经感觉饱了。

“这么多怎么吃得完？”他忍不住问。

看到季湘君点了这么多东西，聪明的嫣嫣已经知道湘君铁定是心情不佳，平日她很注重身材吃得很少的，心情一差铁定大吃。

关于容觉生的问题没人回答他，因为季嫣嫣早有心理准备了，待会儿吃到一半就要“绕跑”！

“叫了就吃啊！又没要你请客！”开口的是季湘君。

容觉生看了季湘君一眼，心底想：话说的没错，这夜叉难得请客，自己又何必客气呢？

三个人津津有味的吃了起来，但气氛总有些奇怪，因为季湘君一句话也不说，只是默默的吃着东西，嫣嫣也是话少，只是偶尔问容觉生自己可否有进步。

容觉生对嫣嫣可是有着十足的信心，还鼓励她参加校外的绘画比赛，也可和其它人观摩学习一下。

季湘君的食量还挺惊人的，桌上的食物在他们三人的努力之下一扫而空，当然最大的功臣是湘君。

吃饱喝足了，趁着湘君上化妆室的时间，季嫣嫣只好对容觉生实话实说了“老师，我要先回家温书了，你可不可以陪我表姨？坦白跟你说，她一定有很严重的心事，她每次心情一不好，就大吃特吃，然后就会去厕所吐，你陪她聊聊好吗？”嫣嫣央求着觉生。

觉生听嫣嫣这么形容季湘君，不由自主的感到吃惊。“这样很容易得厌食症的，对身体很不好。”

“老师，我表姨就拜托你了！”嫣嫣说完未等觉生答应，就拎着书包匆匆离去，留下哑口无言的觉生独自一人面对湘君！

当湘君从厕所走向位置上已不见嫣嫣踪影，她立刻以警察盘问小偷的态度询问容觉生：“季嫣嫣开溜了对不对？”

容觉生不知该怎么回答，于是说：“也不算，她回家温书啊！她怕数学考不好！”

湘君点点头，坐回容觉生对面的位置，用手撑着下巴带着玩味的眼神望着出神。

“容觉生，陪我去一个地方如何？”她提议。

觉生想起方才对嫣嫣的承诺，又想到嫣嫣说，季湘君去厕所可能是把食物给吐光了，他担心她还会做类似的事，要不答应她，他也不能放心的回家。

“好啊！去哪儿？”觉生问她。

“跟我走就对了！”湘君买完单之后，立刻领着容觉生离开餐厅，往另一个目的地而去

奔驰豪华座车来到远至大楼的楼下，季巧然正准备下车，手边的行动电话又响了。

“喂！”她边说心里却暗想：早知应关机，到这个节骨眼儿可别再有其它突发状况。

“嘿！别紧张，是我！”是蒲怀远。

“请你搭专用电梯到我办公室来好吗？司机会为你引路，待会见！”他交代完就收线，没多说一句废话。巧然有些茫然 他怎么神秘兮兮的？

司机领她至通往蒲怀远办公室的专用直达电梯，为她开门，她坐进电梯，望着数字往上爬升，心情也跟着上升，她不知道自己怎么会有这种高涨的情绪？

电梯的门打开后，她往蒲怀远的办公室走去，走到门口轻轻叩门。

没什么动静，稍微过了一会儿，蒲怀远将门打开用笑容迎接她。她承认那是个令人向往的笑容。

接下来，她来不及做反应，怀远牵她的手领她走进他的办公室，她只能睁大眼睛诧异的望着。

办公室里放了一个四方桌，铺着枣红色的桌巾，摆着蜡烛与鲜花，烛光下还有热气腾腾的晚餐，桌边是厨师正在煮着香味四溢的牛排。

“这……是怎么回事？”她问。

“我怕又有八卦杂志打扰我们吃饭，所以安排了这样的晚餐，我想和你安静的吃顿饭。”怀远据实以答。

巧然的确意外，但也相当感激他的细心：两人于是入座开始享受他们浪漫的晚餐，巧然亲切的态度让为他们服务的厨师与侍者都流露着愉悦的笑容。

做好份内的工作之后，厨师与侍者替他们收拾完餐桌，就先行告退，谁都不想打扰他们的约会。

两人依偎在沙发上，怀远与巧然浅酌红酒，怀远轻抚巧然的下巴，痴痴的注视着她。

昏暗的灯光下，巧然披泻着长发，她的脸部线条更美、更柔，那对眸子如星光般动人。

“巧然，你真的好美、好美！”他望着她轻声的说。

“你身边应该不乏美女吧！”她浅笑而答，但也算是对他的试探。

“我恐怕让你失望了，我是个眼底只有工作的工作狂，对女人总抱着不屑一顾的姿态，我总认为那些主动对我献媚的女人，贪图的不过都是我的钱罢了。原以为，这世上是没有真情可言的，但我遇见你之后，情况就不同了……”他说到这儿停了下来，眼光温柔地停留在她身上。

“我？为什么？”巧然睁着眼好奇的问。

“因为你是个真切的女人！”他轻抚她的脸颊，忍不住吻住她的双唇，无法控制自己的冲动念头。

巧然被这突然的一吻顿时手足无措了起来，但她很快就屈服了。怀远浑身散发着成熟男人的魅力，他的吻那么湿润温柔，在他的怀抱中，巧然感到安全。

这不是她一直渴望的拥抱吗？她再也不能按捺自己了，她的双手环绕在他的脖子上，用热切的吻响应着他，她的舌头如一条舞动的蛇滑进他的口中，两人热切的吻着，忘了时间的存在。

怀远吻着她许久，他的唇离开她的唇，吻着她粉嫩的玉颈，亲吻她小巧的耳朵，轻声的说：“我绝不会让你离开我，我要一直这么爱你”

依偎着怀远的巧然，靠在他怀中，听见他信誓旦旦的告白，不自觉的流下了眼泪，她无言，只能更加贴近他的胸膛，让他知道自己的心意。

对他们而言，这是他俩的定情之夜

对容觉生与季湘君而言，这一夜不知该算什么？

季湘君带容觉生来到师大附近的一家 PUB，虽然小但热闹非凡、人多嘈杂，音乐的节奏震耳欲聋，人们交谈时也不由得提高了八分贝，才能让对方明白自己在说什么。

觉生很意外，湘君怎会带他来这儿，他拉拉她的衣袖。“你怎么知道这儿？”

“我来台湾念师大时常和同学来玩！”她答。

“你也是师大的？”觉生问。

“来修一些教育学分！”她说完不再理他，直接拉着他往吧台挤进去，同酒保要了六小杯龙舌兰。

没一会儿，六杯龙舌兰在他们面前，还摆了盐及柠檬。湘君看他，“喝不喝 不喝我一个人喝喔？”

怎能让她一个人喝？觉生立刻拿起盐撒在手背上，舔了一下，拿起一杯酒一口饮下，然后再将柠檬含在口中。

“哇！正点！看我的！”湘君立刻跟进，马上喝完一杯！

这两人仿佛赌气一般，一下子结束了面前的酒，湘君露出灿烂的笑容对容觉生说：“原来你这么会喝！你今天好可爱，其实平常你也很可爱，只是你对我太凶了，所以我才对你凶。”

这是什么理论？觉生立刻反驳她。“我才没对你凶，是你对我凶吧！”

“我只是说话比较直嘛！”湘君终于承认自己的缺点。

“你今天干嘛心情不好？”他直截了当的问。

提起这件事想起来就呕，她忍不住说：“我以前那个男朋友到处跟别人说我甩他是因为我另结新欢，天啊！明明是他对不起我，怎么还有脸这么说？”

“你还爱他？”觉生问。

湘君很快的摇头，“不爱你了，我只是生闷气罢了！气自己当初怎么会爱上这么一个没格调的男人！”

“既然如此，他根本不值得你去吃了一堆东西再吐光呀，这样伤害自己值得吗？”觉生一想到她这么糟蹋自己的身体就忍不住要骂她。

“你——哦！妈妈告诉你的？”她有点心虚。

“这样容易得厌食症的，傻瓜！你这么漂亮何必折腾自己？”他揉揉她的头。

湘君立刻掉下眼泪，像水龙头似的靠着觉生。这一掉泪反而教觉生心疼她，他拍拍她说：“以后有什么心事就跟我讲嘛！别老闷在心底，大不了出来喝酒、跳舞，不要再伤害自己了。”他简直就在哄她了，瞧她那一脸委屈，教他心疼。

怎么会这样？他俩不是死对头吗？

但这一会儿，似乎全改观了，觉生替她拭去泪痕，湘君用迷蒙的大眼睛瞅着他，季家女孩的特点——都有一双清澈晶莹的大眼睛。

觉生第一次这么近地仔细望着湘君，他总叫她夜叉，但事实上——她是美丽的。

“湘君，其实你真的很漂亮。”他说。

湘君点点头。“我知道啊！”

天啊！这女孩真的很直，不懂谦虚，他心想。

“你也很帅，像漫画里的男主角，那些女学生盯着你看的眼神快教我抓狂了。”她边望着他边说。

“你——为什么呢？”他有些意外。

“因为我暗恋你啊！”她很认真，不像开玩笑。

容觉生却被她吓了一跳。暗恋自己？湘君？真的吗？

“你——你不是很讨厌我吗？”他结巴的问。

“我当然讨厌，讨厌你从来不注意我，还对我凶巴巴的。”她说完轻啜一声，然后向酒保又要了一杯酒，是龙舌兰加七喜。

接过酒，用力往桌上一敲，发出“砰！”地一声，喷出气泡，湘君又一口气喝完它。

觉生盯着季湘君看，看得傻眼，怎么会有这么可爱的人，他忍不住要笑了。

“你笑什么，我很好笑吗？”湘君带着受伤的表情问。

“你当然好笑——你用那种态度对我，我当然一辈子也不可能知道你喜

欢我，傻瓜！”觉生边笑边瞅着她。

湘君嘟起了嘴，又在生闷气了。

觉生觉得她这样子可爱极了，忍不住脱口而出的叫唤她：“湘君”

“干嘛？”她没好气的问，睁大眼睛瞪他。

“眼睛闭起来！”他说。

湘君乖乖闭上，不知这人教她闭眼睛干嘛！心底还正嘀咕着呢！突然一个丰厚的唇落在她的唇上，正轻轻的开始吸吮着她。

啊！天啊！他正在吻我吗？她心底自言自语。

她睁开眼一看 没错，他正在吻她，她整个人呆住了！

觉生的唇离开她，没好气的看着湘君，“你接吻的时候都睁开眼睛盯着对方看吗？”

不是 当然不是！她心底喊。

只是 她没想到他会吻她！

“我跟你讲哦！我是很疼女朋友的，但只有一个条件，不准乱发脾气。我是讲理的人，有事就说，知道吗？”他噤哩啪啦的说着。

湘君还愣着想 他在说我吗？我 他 乱了！真的。她暗恋的容觉生刚才吻了她，还说什么女朋友的？真的还是假的？还是酒喝多产生幻觉了？

“容觉生，我喝醉了，刚才我好象感觉你在吻我！”

觉生用力捏她的脸颊问她：“痛不痛？”

“哇！痛！”她轻抚被他捏的脸颊。

“那你没醉啊！我是在吻你啊！”他回答。想了一会儿换他问她：“你不喜欢我吻你啊？”表情有点受伤！

当然不是！怎么会不喜欢，湘君在心中狂喊，她想也没想的立刻凑上前去，踮起脚抱着觉生送上一吻。

湘君主动送吻，容觉生立刻抱起她的腰回吻着她，久久两人才分开，觉生望着湘君说：“你太瘦了！当我女朋友要丰腴一点。这样好了！我以后每天替你准备便当，吃胖一点！”

湘君快昏倒了，觉得自己幸福得快死掉了，她靠近觉生的怀中，紧紧抱着他心底暗自祷告：如果是梦！千万别让我醒过来啊！

这一夜！算不算他俩的定情之夜呢？

7

一夜之间，世界似乎全变了样！至少嫣嫣是这么认为的。

她的妈咪正在热恋，即使妈咪没有宣布，但嫣嫣就是可以感觉的出来。巧然每天都带着微笑，一种甜蜜的微笑，常常逛街购物打扮自己，晚上也常常不在家，大概三岁小孩都能看得出巧然正在热恋了！

还有季湘君，她的表姨！这个和她一样的疯丫头，最近也不疯了，换了个样子，不仅在服装上不再那么搞怪，连食欲也变好了。这当然是拜容觉生所赐，两人现在恩爱甜蜜，容觉生真是个好男人，每天替湘君准备中午的便当，羡慕其它女老师。

这对金童玉女成了全校师生的瞩目焦点，真是不得了！季嫣嫣成了八卦新闻的焦点，每天都有一群人来探听内幕，烦都烦死了，受不了！

重点是——这对金童玉女对她这刻意牵红线的小媒婆，完全不知心存感激，要不是她为他们制造机会，他们哪有今日，可是——这两个没良心的人竟一同开始压榨她！

成天唠叨她的数学与美术，一下子成了两部机器在她身边念个不停，季嫣嫣觉得人生灰暗，简直没人在意她了。妈妈在恋爱，舅舅忙工作，小阿姨也是忙，婆婆忙打牌、忙社区活动，连季湘君也成天见不到影子，寂寞的季嫣嫣就此被家人遗忘了。

这阵子，她很努力的把心思都放在课业上，经过自己的努力，那数学公式及烦人的方程式似乎不再那么难了，对她而言，这些日子以来的各种小考、段考，她都已经征服了红字。

尤其这次月考，她不仅数学成绩有所进步，连名次都往前爬升了好几名，这种喜悦的心情和成就感所带来的快乐，她很想和家人分享。

怎奈——他们各个忙碌到不见踪影，从未有孤独感的季嫣嫣此刻正孤零零的一人坐在沙发上，她盘腿而坐，成绩单就放在腿上，手握电视遥控器，无聊的转着——没一个节目可以吸引她，她心底正嘀咕着：真的没人注意我吗？没人注意到我就要开始放连续假期了吗？

提起连续假期，她就更加无奈了，那些死党们，有的已交了男朋友，当然要趁这机会好好相处；另外一些又要去参加什么联谊活动。

季嫣嫣向来对这些没啥兴趣，所以这个连续假期似乎就属她没节目、没活动，无聊到极点，不知该做什么才好！

电话铃响起，她无力的抓起电话。“喂——找哪位？”

对方停顿片刻迟疑地问：“你——是嫣嫣？”标准广东话。

“你是湘瑜表姨吗？”嫣嫣讶异。

“是啊！你的声音听起来真没活力，我以为自己打错了！”她开始用不标准的国语与嫣嫣交谈。

“好无聊啊！我要放一个礼拜的假，可是没事可做，简直快发疯了！”终于有人可倾吐心中的烦闷，嫣嫣把湘瑜当成倾诉的对象。

“湘君也放假吧？我是想问她要不要回香港？”湘瑜原来是要找湘君。

“她不太可能回去吧！湘君谈恋爱了，她是标准重色轻友型的——其实我们一家都是！”嫣嫣那最后一句是低声在喉咙之间，湘瑜没听仔细，停了一会儿又开口：

“不如你来香港，我和世千带你去玩，你就不闷啦！”

哎呀！真是细心的表姨，嫣嫣在心底欢呼，总算有人重视她了。

湘瑜心细的个性和妙然接近，对于这两个阿姨的好脾气，嫣嫣是很钦佩的。

“表姨，等我一下哦！别挂！”嫣嫣立刻想到一个重点，拿着无线话筒往上跑，冲进房间在她桌前坐下，拉开抽屉找她的护照、港签，打开一看，忍不住欢呼出声。“口也！”

湘瑜一头雾水地问：“怎么啦？”

“港签还没过期，好险，瑜姨我立刻请妈咪替我订机位，确定之后打电话给你，好吗？”嫣嫣撒娇的功力，无人能及。

“当然没问题！拜！”

“拜！”

电话挂断之后，嫣嫣在床上又跳又叫，尚未成行，她已经忍不住兴奋了。事不宜迟，赶快打电话给妈咪吧！

她抓着电话，立刻打了季巧然的行动电话。

“妈咪 妈咪 ”她一听见巧然的声音就急得大叫。

什么事？好象十万火急似的，巧然紧张的问她：“怎么啦？嫣嫣？”

“妈咪，刚才湘瑜表姨打电话来 ”嫣嫣说得上气不接下气，语句组织得有些许凌乱。

“怎么啦？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季巧然着急的立刻插嘴打断嫣嫣的话。

“不是啦！哎哟！学校放连续假期，我想去香港，湘瑜表姨说要带我去玩。妈咪你替我订机票好吗？”

总算让嫣嫣一口气说完她要说的话。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巧然松了口气，缓和了紧张的心情，问嫣嫣：“湘君呢？她也回香港吗？”

“没有啊！只有我一个人去而已。”嫣嫣笃定回答。

“湘君不去？你一个人吗？嗯 这样好了，妈咪还有年假，不如我陪你去好了！”巧然似乎在下决定。

“妈咪，不用了，我想自己去，你不必担心，我都这么大了，况且到香港有湘瑜阿姨和世千舅舅陪我，你忙自己的事就行，我总得学会照顾我自己吧！”嫣嫣婉拒巧然陪同的打算，执意一人前往香港，度过自己的假期。

巧然在电话那端愣了几秒。女儿说话的口气像个大人一般，让她有些讶异，但很快她就释怀地对嫣嫣说：“我马上替你订机票，那行李你就自己整理，别忘了跟婆婆报备啊！”

“遵命，谢谢妈咪！”从声音之中巧然可以感觉嫣嫣是带着笑容挂下电话的。

但收了电话线的巧然却有一、两分钟的怅然，坐在她身边的怀远并没有忽略她的表情与低落，他轻握住她的手问：“怎么啦？女儿只是去香港而已，就这么舍不得啊？”

巧然轻轻摇摇头说：“不是。只是突然觉得自己最近太忽略她了，刚才听她说话突然觉得她长大了好多，我怎么都没注意到？”

“孩子本来就很有自己的想法：你也别太放在心上，我相信嫣嫣是个乖孩子，你就别想太多了！”怀远用手轻轻撩拨她额前那撮头发，让她的头发乖顺的放至耳后。

“改天，应该让你们见见面了！”巧然下了决心对怀远说。

“终于肯让我见她了？”他问。

巧然点点头，怀远立刻接口：“让我替她订机位吧！我希望她有最安稳舒适的旅途。”

巧然感觉得出怀远对嫣嫣爱屋及乌的心情，她相信嫣嫣应该能和怀远培养出很好的情谊！

韩枫站在摄影棚内，随着音乐在摄影师的要求下摆出各种姿势、各式表情。他的每个笑容、每个角度都是摄影师捕捉的重点，不愿遗漏任何一个完美的镜头。

韩枫，香港无线新秀，歌唱比赛第一名出身，还未出片之前就被广告

商挖掘拍了许多广告，成了许多商品的代言人，然后立刻有人找他拍电影、出唱片、拍连续剧等等。

韩枫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旺盛的人气窜升为香港最新世代的新偶像，当然关于他的窜红还有一点不容忽视——他身后强而有力的经纪公司。

“他”不只代表一个人，而是一群人，他不过是这一群人所推出的一步棋，怎么走都靠后面那些人的推动。

最初，韩枫只是兴趣使然，所以去参加歌唱新秀的比赛，没想到初试啼声的他竟一鸣惊人，引来各方的关切。

于是，钟氏经纪公司的强势制作经纪——钟少东就签下了韩枫，韩枫于是变成一个代名词，在港、澳形成旋风。

他们的下一步计划便是将这旋风推至全亚洲地区，而下一站便是台湾。

今天所拍的宣传照就是攻占台湾的第一波攻势，紧锣密鼓的他将在几天后继续开拍一个牛仔裤的广告。

每拍完一组服装，属于韩枫的专属发型、化妆、造型师便一拥而上替他转换另一个样子，在任何人眼中看来，他都具备着巨星的架势。

韩枫，一百八十公分，有着比例完美的身材，标准的模特儿架势，有阳光般的笑容和有一双忧郁深邃的深棕色眼眸，相当矛盾却相当吸引人。

每个造型都让韩枫看起来那么不同——从邻家男孩的亲昵，到贵族气息的忧郁，再到冷峻的颓废，韩枫是神秘且多变的。

可是——他自己呢？

他自己却愈来愈不喜欢“韩枫”这个角色，因为对他而言，他已经没有了所谓的自己，“自己”是个陌生的名词，离他很遥远！

韩枫只剩一个造型要拍，这组装扮要凸显韩枫冷酷又冷峻的一面。韩枫换上白色T恤、牛仔衣裤、黑色皮靴，为自己挂上墨镜。他想：如果能一直挂着墨镜生活，他是愿意的！

“韩枫，准备OK了吗？待会儿先拍几张你戴墨镜的相片，然后再摘下眼镜，要酷一点，明白吗？”摄影师上前与他沟通。

他沉默的点头之后，回头大喊：“世千——”

季世千，韩枫的贴身保母，他在钟氏工作好久了，但自从钟少东派他照顾韩枫之后，他才明白大牌身边的贴身保母并不是好当的。

不但工作量大，而且，重点是吃力不讨好呀！

他一听见韩枫扯开嗓门喊他，立刻冲到韩枫面前。

“怎么？喊我这么大声？”韩枫再红也不过是廿岁的大男孩，而季世千多少也只会比他大个一、两岁，给个比自己小的人呼来唤去也不太好受。不过，韩枫唯一可爱的地方是他对世千是很真切的，对外人的那种“官腔”，他不会用在他身上。

“哥哥——还要拍多久？我快饿死了，带我去吃饭吧？”韩枫略显不耐。

“想吃什么？别忘了你现在没事不能乱跑，小心一堆人跟在你身后要签名。”世千逗他但也是实话。

“我——我想吃……其实我只想上小馆子开心的随便吃顿饭而已。”他要的不多，只是一般人的生活。

世千摇摇头，“我打电话给你姊吧！请她为你煮几道小菜，你回家吃饭好吗？”

韩枫摇摇头然后露出霸气，“你去小馆买外卖，一笼叉烧包、烧卖两份、鱼翅饺、虾饺、还有干炒牛河各一份。”

世千无奈的叫了宣传来，重复一遍给他听并交代：“买回来之后上工作车，韩枫一拍完照就上车了！”

宣传听令像接圣旨一般跑出去买外卖了，韩枫这才甘愿的回现场拍照。

世千看看韩枫 真是固执的人。

韩枫依照摄影师的指示，进入拍照的情绪，完全投入，但他十分清楚的知道，他不是入戏，而是反映自己的心情，他眼神之中的漠然就如同他内心一般，他愈来愈讨厌当偶像，他对周围的一切感到冷漠不在乎了。

他是不在乎了，旁边一些工作人员却忍不住赞叹着：“韩枫真是太帅了！”

帅？别人不认为帅能当饭吃，但他却是靠帅吃饭的！他早不觉得还有事能让他吃惊的。

“OK！收工！”

摄影师一喊之后，那些工作人员都围了上来找他签名。韩枫明白这是工作之一不能拒绝，但他真的累了，他的眼光搜寻着世千所在。

季世千和韩枫也算有点默契，看见韩枫几许无奈的眼神，他立刻迎着笑脸对那些人：“大家配合一下吧！韩枫累了一天了，下回再签，OK？”他虽是笑着说，但他已经举起手势不再让他们靠近韩枫，并且让韩枫在他的引路之下全身而退。

总算挣脱了重围回到停在室外他们那台九人座豪华小巴士内，这小巴士内布置的十分舒适，改装得像个小小的起居室。

韩枫一进车门立刻坐在椅子上，一脸快累垮的样子，季世千关怀地望望他。

“不行啦？”

“快饿呆了，大哥！”韩枫说。

“在那儿！”世千指着小桌子，桌上放了一堆保丽龙的便当盒，韩枫立刻打开，全是他想吃的，他不客气地立刻狼吞虎咽起来。

“哇！你这副吃相让你的歌迷看见会被吓死哦！”世千一脸讶异。

“世千哥，说实话，即使所有的人都认识我了又如何？我觉得一点意思也没有，我如果可以不当偶像，或许会快乐一点！”

边吃东西边露出满足表情的韩枫，与方才的他判若两人，世千望着他若有所思了起来。韩枫原本就应该还是个大男孩的，可是，现在的他为盛名所累，的确失去了很多东西。所以，有名不一定是幸福的。

中正机场内，各种来往的人，有过客的心情，有送行人的怅然，对他们而言，机场是过境的地方，更是心情转换站。

对季嫣嫣而言，她的心情却是无比的愉悦，终于可以到香港好好的玩一玩，至少表舅与阿姨会有较多的时间注意她。

她的行李，再简单不过，几乎是没有行李，她只背了一只双肩包而已，手握护照、神情自然，而且简直巴不得快飞到香港度假去。

来送行的人是 哈！小妮子独自出国终究还是惊动四座，全家人都准时来报到了。

季婆婆疼她的宝贝外孙女，千交代万叮咛她可别走丢了，只见咱们嫣

嫣小姐咧嘴猛笑。

“婆 香港我去那么多次了，和走我们家厨房一样熟透了啦！傻婆婆，放心啦！”

季巧然知道经过这次事件，自己对嫣嫣的看法应该重新调整，她什么也没多说，从皮夹掏出一张信用卡给嫣嫣。

“需要什么就买，但别乱买！”她的乱买意思是，嫣嫣的购物冲动往往大于购物需求。

“遵命，妈咪！”向巧然敬礼，嫣嫣调皮的像个小水兵。

季蔚然则过来揽住嫣嫣说：“小姑奶奶，老实说是不是和妈妈闹情绪？”蔚然多少有他的敏感度。

“小舅 如果我说是呢？”嫣嫣故作神秘的反问他。

“哇！我猜对了吗？”蔚然一脸吃惊。

嫣嫣粲然一笑然后说：“少无聊了，我才没空闹情绪呢！我只是觉得去香港玩玩也好，不然放一个礼拜的假不知要干嘛才好！”

“喔！”蔚然点点头，他原以为自己可当推理家的。

“嫣嫣别忘了……”妙然过来提醒嫣嫣。

“知道 把东西交给湘瑜，请她替你们杂志社写篇稿子再 FAX 给你！”她像背书般交代妙然赋予给她的任务。

“谢谢！”妙然那样子完全看不出来她是个杂志社的主编，一点儿也不强悍。

嫣嫣看看她的家庭成员们，很认真的问他们：“请问诸位家人 是不是没事了，我可以启程了吧？”

“等一等 ”季湘君跑得上气不接下气而来。

“哇！你没去约会真难得！”开湘君玩笑的是季蔚然，湘君白他一眼，然后对嫣嫣说：“跟我妈说我暑假会回去……”

“我知道，你顺便会带男朋友回去啦！”嫣嫣抿嘴笑。

湘君目露凶光瞪她，“你要是乱讲话小心我会剥你皮哟！”

“我不敢我不敢……有人保护你，我怕死了！”嫣嫣向湘君调皮的扮了个鬼脸。

“好啦！算我怕你，死小鬼。”湘君也回她个鬼脸。

“我走了 千万别太想我！”嫣嫣不想再道别了，又不是远渡重洋，她可想好好无牵无挂的去玩一玩。

向家人潇洒的摆摆手，季嫣嫣终于要出门旅行去了。站在她面前等着她的，会是个美好的假期吗？

她不知道 但她希望一切愉快。

至少让她有个不同的经验让她在开学之后，能和同学死党们好好的“八卦”一番。

啊！这多有趣啊！

哼着愉快的曲调，季嫣嫣登上了前往香港的班机……

媽媽背着小背包，神情愉快的从机场走出来。她眼睛骨碌碌的转，东张西望忙碌地寻找湘瑜表姨的情影。她说过会来接机的。

还正在找寻目标的媽媽，突然听见有人喊她：“媽媽！”

媽媽循声望去，正是她那丰采迷人的湘瑜阿姨，她立刻展开步伐往湘瑜面前走去，用愉快的笑脸对湘瑜打招呼。“愈来愈靓了！”

“你才是 靓妹！”湘瑜用广东话回答。

他们之间的对话一直是如此的，一个普通话，一个广东话，一问一答，一来一往，从未冲突。

“妙然要你替她的杂志写专栏！”边走她就把资料从背包中拿出来给湘瑜。

“你和湘君一样也是个急性子！”湘瑜糗她。

“我才不和她一样呢！重色轻友，有异性没人性！”从媽媽的语气中可以听出她的不满。

“怎么回事？”湘瑜问。

“她现在和我的美术老师正在热恋中，立刻把我甩在一边，连香港也不回来了，叫我跟姑婆说，她暑假才回来。”媽媽像个小传声筒，话全部带到。

“饿了吧！先去吃饭吧！”湘瑜安抚媽媽的情绪。

“嗯！两碗过桥米线都吃得下。”她夸张的回答着，反正人已经来了，她立誓要吃个过瘾，玩个过瘾，管他三七二十一咧！

湘瑜会心一笑，媽媽的确还是大孩子，她可得好好照顾季家唯一的小宝贝才行！

季世千正陪着韩枫上电台节目。韩枫在录音间接受 D . J 的问话，他则站在外面等着。

最近韩枫的情绪不甚稳定，不知是不是工作倦怠症。但世千有点想不通，韩枫红透了半边天，为什么还不满足？为什么还会有什么倦怠症？

他也许不能体会当天王的滋味，所以才不能理解韩枫那种微妙的心情吧！

电话铃声打断世千的思绪，他脑子快速地一转：接下来的通告是什么？应该不是来催通告的吧？

“喂 你好！”

“小舅舅！”媽媽用高八度的声音喊他。

媽媽 是她吗？世千有点疑惑，迟疑的问：“媽媽吗？你在哪里？”

“废话，当然是在香港，不然怎么打你手机啊？”媽媽可是说话不饶人的。

“什么时候来的？”世千问。

“才刚到，我现在和湘瑜阿姨在一起，你晚上回来吗？”媽媽问。世千和她年纪较近，没什么“代沟”问题。

“晚一点吧！”世千答。

“OK！拜！”媽媽收了电话线。

世千觉得很意外，媽媽怎么会来香港？仔细想想 应该是放了连续假期吧！媽媽偶尔来玩玩也是不错，他好象有好久没见到媽媽了！

季巧然送完女儿之后，再度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这季的承保业

务量比起上一季沉重多了，对她而言，能先处理完这些工作，才有心情面对自己的私事。

整整一天，她都让自己全心在工作之中，不想任何事。虽然她心中隐藏着些许紊乱的情绪，但她都努力的将它们给压抑了下来。

终于，随着夜幕低垂，华灯初上，她结束这一整天的工作，让自己抽离忙碌中。

“巧然姊，你的电话喔！”助理示意有她的电话。

巧然心想，会是媽媽打来的吗？她接起电话。“喂！”

“是我！”

“喔！”她的音调明显透露着失望。

“怎么 很失望吗？”怀远有点受挫。

“我以为是媽媽。”她诚实的说。

“下楼来吧！我在车子里等你。”怀远的语气柔和。

季巧然没说什么，默默挂了电话，然后收拾自己的东西准备下班。

这一阵子她的同事们都在猜测着，为什么她变得神秘兮兮起来了，似乎在谈恋爱，但她保密到了极点，他们也只有臆测的份。

巧然知道所有的人都在等待她揭晓答案，只是她不知时机是否适当，就连是否该将怀远介绍给家人，她都不是十分确定。

她搭电梯下楼，一走出公司大门，便看见怀远的座车，她走近车子，打开车门入座。

蒲怀远递给她一朵白玫瑰。“你还好吗？”他关心的问。

“马马虎虎，不上不下。”她的回答很简短。

“回我那儿去吧！好姊炖了汤给你喝。”怀远问。

巧然点点头，但没有什么食欲。

蒲怀远与季巧然坐在餐桌前，面对好姊精心的手工艺，到底还是勾起了两人些许的食欲。

巧然面对佳肴，那心底深层的阴霾渐渐消除了不少，怀远并未细心用餐，倒是很仔细的关心巧然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

眼前的这个女人，一天比一天吸引着他，让他只想全心全意的爱护她、疼惜她。

“巧然，告诉我你的梦想是什么？”怀远突然问她。

这突如其来的问题，问得巧然有点反应不过来。

“什么？你的意思是什么？”她反问，想弄清楚他的问题。

“你年轻时有没有梦想？我是指在你生媽媽之前！”怀远问。

“嗯”她沉思了一会儿，然后开始说：“其实我年轻的梦想是很单纯的，只想嫁个好老公，当家庭主妇，当个好妈妈，每天准备晚餐等老公回来，然后分享一整天的点滴心情。”

巧然带着静谧、温和的微笑，述说着自己平凡单纯的梦想，她从没想过要多么不凡，她觉得自己单纯的很。

这小小平凡单纯的梦也是怀远心底最大的渴望，他并不希望自己背负着远至企业负责人的头衔过一辈子，有时他也想体会平凡简单的生活。

“巧然 嫁给我好吗？”

他突然的冒出这一句，让人措手不及，巧然抬眼望着怀远，有点诧异，

但也有点高兴，可是，这太突然，突然得让她不知该怎么回答。

“怀远 我 ”她说不出话。

“什么都不要说，好好考虑。你要相信我能给你幸福，好吗？”怀远说。

巧然感动在心头，她点点头表示愿意好好考虑。

只是 结婚不是他们两个人的事而已，整个蒲家与季家，会对这个消息做何反应呢？

嫣嫣起了个大早，她可不愿意浪费假期，把时间浪费在睡大头觉里。

香港来了好多次，基本上她是不需要向导的，所以她起了个大早，换上牛仔裤、薄线衫、搭件外套，换上球鞋、背起背包，留下字条给湘瑜，告诉她下午会回来找她一起逛街。

嫣嫣决定自己坐船过海，去大屿山看看风景，或者去看青铜大佛香港的新地标。

一身劲装的季嫣嫣，自顾自的出门了，她先在楼下小吃店里吃了早餐，顺便拿出笔记本记录自己的心情。

她有这个习惯，别小看她，她文笔还不错呢！背包里还有她的素描本、照相机。

顺便买了三明治放在背包里当午餐，季嫣嫣的冒险之旅就要展开了！

韩枫偷偷的溜出了半岛酒店，偷偷开走宣传人员的吉普车，他乔装的样子让他躲过一些监视他的歌迷的视线 他换上白衬衫、牛仔裤、球鞋，一顶棒球帽压低遮住他半个脸，还架了副黑框眼镜在脸上。

如此一来，他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获得了自由。此刻的他坐上吉普车，愉快的发动车子，他才不管别人怎么想 他也不管待会儿的广告片场会开天窗。

他只知道一件事 他再不让自己好好放松一下，他铁定会发疯的，所以，他决定驾车兜风去。

就这样，韩枫抛下了一大堆正等待着他的工作，驶着吉普车扬长而去 他只想开车散心，只想让自己当个普通人、不是偶像，一天就好！

结果，嫣嫣搭车来到飞鹅山，这儿有许多豪宅，而且视野颇佳，她原本想到大屿山，但算算来回时间，恐怕来不及下午和湘瑜去逛街。

于是她下了公车，慢慢散步，一边浏览着香港的景色，让景色完整的尽入眼底。她停下脚步在路边的一处小公园休息，还拿出相机拍照，颇能自得其乐。

不过她可不这么轻易满足，她又拿出她的素描本，绘出一些景象，让自己沉浸在自得其乐的情绪中，许多烦恼都一扫而空。

就在此时，韩枫驾车来到飞鹅山，他一路飞快驾车，真恨不得自己就在赛车场上奔驰，或者是在大平原上让他开个过瘾，幸好这个时段的车不多，不然以他的车速，算是十分危险的。韩枫却十分开心，这种速度的快感让他血脉偾张。

嫣嫣开心的画完一张城市速写，她望着这张信手涂鸦的画稿还颇满意，她将它撕下，准备放入夹页中，才稍一不注意，画稿就从手上滑落到地上，她正准备弯下腰去拾起，却让风吹滑了直往前飘去。

媽媽趕緊上前追着画稿。山上风大，一刮风，画稿被风扬起于半空中直往马路上飞，她紧追在后……

说时迟，那时快，眼见媽媽就快追到车道上去了，突然听见刺耳的煞车声，而那张画稿“啪！”地一声，落在那车子的挡风玻璃前。

咱们的季大小姐真是反应慢半拍的人，她可没想到方才是多么的危险，她有可能就这么被车撞了，但她似乎完全没想到。

她跳到那车前，一把抓住那张画稿，一脸喜获至宝的表情。她是找回画稿了，但是，她可也把车内的韩枫吓掉了半条命。

他坐在驾驶座上，用怪异惊讶的表情望着这个冒失的女孩。因为若不是他反应够快，紧急踩了煞车，这个女孩恐怕已成了车下亡魂了。

但夸张的是，这女孩似乎一点警觉性都没有，完全没发现方才她正置身于生死边缘，瞧瞧她正望着一张纸入神，就是那张落在他挡风玻璃上的纸，差点遮住了他的视线。

愈想愈气，顾不得三七二十一，韩枫跳下车决定好好修理一下这个不知死活的小丫头。

“喂！你是不是不想活了，刚才很危险的口也！”韩枫的语气可是来势汹汹，悍得很。

还弄不清状况的媽媽，突然被一个不知哪冒出来的男生给凶了一顿，她着实没反应过来，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事。

她无辜的望着眼前的韩枫，手中还握着自己找回的画稿，心底还想：这个男生长得好帅气。可是这么凶，真不协调。

韩枫原本火冒三丈，想好好的骂这个女孩一顿，可是这个女孩睁着水灵的大眼睛，一脸无辜的望着他，他方才的火气全消了。喔，不！应该说，已被那无辜眼神中闪烁的水波眼神给浇熄了。

但是，他突然又想到，这女孩该不会认出他是“韩枫”所以给吓呆了吧？

他想进一步的证实，没想她却用不大流利的广东话问他：“你为什么这么凶，我有得罪你吗？”

韩枫听他这么一问，立刻证实她并未认出他，又严肃了起来。

“刚才你突然跑到车道上，若不是我提早煞车，恐怕早就撞到你了，你怎么那么冒失，不看路就冲了出来？”

媽媽这才反应过来，恍然大悟。

“真的吗？我只顾着捡画，没注意车子！真是谢谢你！”她突然来了个九十度鞠躬表示失礼。

唉！谁能对这么有礼的女孩发火呢？

韩枫觉得这女孩真有趣，于是问她：“你刚才在追什么东西，那么入神？”

媽媽想起她追了半天而此刻正握在手中的画稿，她将画纸递给韩枫然后答道：“我就是追这个啦！”

韩枫接过，仔细一看。哇！他露出讶异的眼神，是香港的城景，这女孩画得真传神。

“你画的？”他再问。

媽媽点头。

从没有人替韩枫画过素描，但她却突然问他：“我帮你画张素描送给

你，算是向你道歉可好？”

咦 真新鲜！这可勾起了韩枫的兴趣，他立刻摘下伪装的帽子和眼镜问她：“你真的不知道我是谁吗？”

这话问得嫣嫣一头雾水，她怎么会知道他是谁？

“你这个人好奇怪口也！我怎么会知道你是谁？我才第一次见到你啊！”嫣嫣觉得眼前的这个男生真怪！

但韩枫却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在香港竟然还有人不认识他 这也算是奇闻了；但换个角度想，这样不是更好，他可安然的度过一天。

“你真的要帮我画素描？”他开心的问。

嫣嫣点头，于是韩枫安分的坐下，好让嫣嫣替他画画。于是嫣嫣十分用心的开始替韩枫画画。

方才，这个男生戴着帽子、眼镜，看不大出他的五官轮廓，但现在，她开始在纸上画他，才讶然发现他有一张完美的脸，五官明显俊美，那双深邃的眼眸像夜空中幽静的星子般！

课堂上她们画宙斯的雕像，俊美得无懈可击，而此刻她画的是个活生生的人呢！他竟有着如宙斯般完美线条的轮廓，她因此更加用心的画着。

她作画时专注的神情深刻的吸引着韩枫，她现在的样子和方才少根筋的样子简直判若两人嘛！

过了不知多久，嫣嫣终于完成她的作品，开心一笑，因为她觉得自己抓住了眼前这人的神韵，她很满意自己的作品，便将完成的画给他。

“嗯 画好了，给你，希望你还满意。”

韩枫从她手中接过画一看，讶异的嘴都阖不拢了，哇！她画得真棒，但他有些怀疑她是否将他美化了。

“好帅，你把我画得太帅了！”他笑着说。

“你本来就很帅啊！”她笑着说，那不是虚伪的恭维，而是出自真心的恭维。

“你 叫什么名字？”望着她阳光般的笑容，韩枫想和这个女孩成为朋友。

“我姓季，叫嫣嫣！是从台湾来香港度假的！”嫣嫣大方的自我介绍。

喔 从台湾来的，难怪不认识他。他也大方的向她自我介绍。“我是韩枫，嫣嫣，我可以这么喊你吗？”

“可以！”

“我的朋友不多，你愿意当我的朋友吗？”他问。

“我们已经是朋友啦！”她大方的说。

“那我们可以一起约会，一起出去玩吗？”他问。

约会？

这把嫣嫣难倒了，约会的定义是什么？她从未和男生“约会”过口也！

“什么叫约会呢？”她突然问，又是那种少根筋的表情。

韩枫觉得嫣嫣真好玩，他说：“没什么 就是一起出去玩嘛？我带你兜风逛逛。”

“OK！”她答应，至少他看起来不像小阿飞。

“走吧！”

于是，嫣嫣和韩枫两人上了吉普车，一同游车河、兜风去了！

韩枫回到半岛酒店已是下午的事了，他大摇大摆的像个没事人似的，就这么回到酒店，对于那些因为他的失踪个个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般的工作人员们，他全然视而不见，也不在乎他们的心情。

他现在的心情好得不得了，手中握着嫣嫣送他的素描画像，和嫣嫣开车兜了大半个香港，他许久没这么逍遥自在了。

所以，他现在只想保持这般好心情，不想让任何人破坏它，而唯一的方法，就是对任何人采取置之不理的方式。

不过，事与愿违，他虽可以不理睬那些工作人员，但他一走进房间之后，就明白了一件事，有的人他可以置之不理不放在眼底，但这个坐在房内等着他的人，他却不能这么洒脱地不理他。

他推开门见到钟少东正一脸不悦地等着他，他原本飞扬的好心情立刻变得低落。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韩枫的经纪人已经火冒三丈了。

面对钟少东的询问，一旁的季世千只能偷偷的对韩枫眨眨眼睛，意思是要他自求多福了。

韩枫耸耸肩故作轻松的说：“没什么，我只是出去散散心啊！”

钟少东挑挑眉又问他：“一声不吭的故意失踪，这样心情会比较好吗？”

韩枫紧紧抿着唇，眉头很自然的纠结在一起。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钟少东的话，当初他抱着浓厚的兴趣进入这一行，根本没想过会有今日的成就。

但钟少东帮了他很多忙，可说韩枫的存在，有一半的成就是来自钟少东。

所以，在钟少东眼中，韩枫今日的作为实在任性吧！韩枫不语。

“韩枫！”钟少东喊他。

韩枫定定的望着他，仍然沉默着。

“你进这一行原本就该有心理准备和自我调适的能力。成名的前后，原本就有很大的差别，而公众人物本来就是没有自由可言的；但你要知道，你今天的成就不只是你一个人的能力办到的，看看那些唱片公司的企划、制作、经纪公司的工作人员、广告商等等，是他们辛苦地工作将你捧上了天王的位置，你应该心存感激才是。我要求的不多，只要你和我还有合约的一天，我希望你能用认真的态度看待这份事业，好吗？”

钟少东一开口便滔滔不绝，每句话都相当的深刻有力，让人哑口无言。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钟少东再问。

“我明白了！”方才沉默的韩枫总算开口。钟少东的话很有警惕作用，立即奏效。

“你自己好好的想一想！”钟少东说完起身准备离开，走至玄关处又转过身来对韩枫说：“明天的广告拍摄别再延误了，别让你的保母为难！”他指的是季世千。

季世千自韩枫失踪之后，就忙着张罗着和各单位道歉处理善后，对韩枫来说，他愉快了几个小时，但对季世千来说，他可是忙歪了。

钟少东走后，韩枫的表情才缓和下来，季世千替韩枫倒了杯橙汁放在他面前。

“今天辛苦你了，玩得如何？心情好点了吧？”世千的语气中透着一点酸味。

“好了！别损我了好吗？直接教训我如何？”韩枫扮着鬼脸对世千说。

只有季世千在一起时，韩枫才能露出他自己的本性。

“大少爷，你是不是觉得我的工作太轻松？”世千无奈的问。

“我保证以后不再犯了嘛！”韩枫举起手指像童子军般起誓，一脸正直不阿。

世千眨眨眼，“这一点我不大相信。”语气中尽是怀疑。

“其实，钟先生说的很有道理！我的成功不只是我一个人的，是许多人的努力才有的成果，我是不能这么任性，我应该更加努力扮演自己的角色，对不？”突然之间韩枫像长大了好几岁般。

季世千若有所思的看着韩枫，他是聪明的年轻人，悟性很高，他会有更红的一天的！

韩枫手中握着嫣嫣给他的画像，心中暗自决定，今后他要在舞台上绽放更加自信的光彩与笑容。

“我累了，我要去休息了！”他轻描淡写的说。

他得让自己好好休息，明天才会有更好的演出。手握着那张素描，韩枫心底真的谢谢那个带给他欢愉的女孩——嫣嫣！

韩枫失踪带来的风波终于平息，忙了一天的季世千，觉得这份保母的工作还真是不轻松啊！但无论如何，总算可以回家休息了！

明天充满了未知，而未知之中更充满着讶异与震撼！

季巧然在晚餐时丢了颗炸弹在饭桌上，让季家每个人都瞠目结舌，不知如何应对，每个人都张大眼睛瞪着她瞧，仿佛见到怪物似的！

“拜托你们别这样看着我好吗？”巧然放下碗筷，她受不了家人们那夸张的表情。

季婆婆的嘴型成了O字型；季蔚然将筷子、碗悬在手上，皱着眉看她；妙然则用手托着下巴，像在研究稀有动物似的。

巧然真的弄不懂，需要这么大惊小怪吗？她只不过是告诉他们：“我想结婚！”这么简单的四个字，需要表现得这么夸张吗？

对巧然而言，她只是将自己的想法说出来那么简单，但是，她那简明扼要的四字对季家的人而言，却仿佛是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炸弹般那么具震撼力。

尤其是在事前毫无预警的状况下，这位大姊突然告诉他们：她要结婚了！

好在他们的心脏功能还算强的，不然，此刻一定会被吓昏的！

结婚——这位大姊要和谁结婚？

“你刚才说——你要结婚对不对？”问话的是季蔚然，他的手终于落在桌面上，巧然刚才真怕他手一松会将碗筷摔落地上。

巧然点点头，算是回答了他的问题。

“啊”季婆婆发出惊人之声，家人们的视线又落在她身上。

“妈怎么了？”巧然着急的问。

“你……你……你是不是……”季婆婆边问边指着巧然的肚子，语焉虽不详，但手指的方向却让人一目了然！

蔚然也张大了嘴，“不会吧！”提高了八个分贝的音阶。

季巧然要被这一老一少给气死了，她没好气的说：

“妈 拜托你别瞎猜，没这回事呀！”

“那你为什么突然宣布想结婚了？”季婆婆仍持怀疑的态度。

“结婚有这么值得大惊小怪吗？”巧然反问他们。

的确，好象没那么严重。只是，太过突然了吧！

一直缄默沉思的季妙然终于打破沉默，“是和蒲怀远吧！”一针见血的答案。

巧然点头，肯定了这答案，这下子总算水落石出，原来巧然和企业大亨拍拖的消息是属实的。

“考虑过了吗？”妙然问。

巧然还是点头，妙然虽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但却十分善解人意。

“妈、哥，那就什么都不用说了，姊需要的是我们的支持与祝福。”妙然说出了巧然的心情与真切的需要，让一旁的巧然红了眼眶，深深感动。

即使还想说什么的蔚然与季婆婆，都因为妙然的这句话咽回了自己想说的话，就照妙然说的，给巧然最深的祝福吧！

“但是……”妙然突然又开口，她想到了一件事。

“姊，你得让媽媽知道，她能否全然接受蒲怀远，事关你幸福的关键！”

是的，媽媽的感觉是不能忽略的。妙然提的是重点。

全部的人都陷入一阵沉默之中。

突然，湘君开门回来，她身后跟着容觉生，两人疯疯癫癫的进门，有说有笑好不甜蜜，一对热恋中的小情侣模样。

“啊 你们都在啊！真好，我有话跟你们说。”湘君见家人都到齐，立刻喳呼起来，好兴奋的样子。

倒是一旁的容觉生露出十分腼腆的表情，真是诡异；不知湘君又要宣布什么消息了？

“我和觉生刚才决定了一件事。”湘君故作神秘的吊他们胃口。

全家人屏息等着她下面的话，湘君露着甜蜜的笑容挽住身边的容觉生，然后说：“我们要订婚了！”

订婚？湘君要订婚了？季家的女人难不成全红鸾星动了？季婆婆、季蔚然、季巧然、季妙然听见这个消息，停顿约三秒钟之后，异口同声发出一声惊叹号 “啊！”

湘君望着他们，搞不懂他们的反应。

她当然不懂，因为这两件喜事，季家即将要掀起一场风波了呢！

“小舅舅，你真的要带我去看拍广告啊？”季媽媽穿著苹果绿的 T 恤，白色牛仔裤，青春气息展露无遗，她兴奋的绕在季世千身边不停的问。

“是啊！反正你在家闲着也闲着。但是带你去玩可以，你可是得乖乖的，别给我惹麻烦，知道吗？”世千是千叮咛、万交代他们家的这位千金公主。

“遵命！”她向世千敬礼。

雀跃如鸟儿的嫣嫣立刻换上白球鞋，背起白色帆布包，像个小跟班的跟着世千。

她从未看过别人拍广告，一定很有趣吧！她想。

带着素描本去，她还可以乘机画下一些人的表情呢！生活中有很多题材值得撷取练习的。

愉快的嫣嫣跟着世千驾车一路往半岛酒店扬长驶去。

而在半岛酒店的长廊前，正有一堆忙碌的工作人员，正忙碌的架灯光、架摄影机，及布置广告拍摄的现场。

由于昨天男主角韩枫曾无故失踪，所以紧张的片商、厂商今天都到场了，当然也算是到场监督吧！希望韩枫别又耍性格给他“绕跑”了！

大家都忙得团团转，正在纳闷怎么还不见韩枫的贴身保姆季世千，疑惑着该不是又起了什么变卦吧？

只见季世千以小跑步的姿势而来，身后还跟着个少女。世千对导演说：“这是我外甥女，我带她来片厂看看、玩玩的。”

“没关系，和场记他们一起，他们年纪相当可以一起玩！”导演亲切的说，当然是因嫣嫣有张美丽的笑脸，让人不由自主的喜欢她。

世千不放心的又叮咛嫣嫣，他尚未开口，嫣嫣已经接下去说：“乖乖在一旁看，别捣乱，别乱跑！”

“嗯！你知道就好！”他这才放心，于是赶紧去韩枫的房间一探究竟，看他准备的如何。

“韩枫，准备好了吗？”世千推门进入房内。

韩枫早已化好妆，着装完毕，在沙发上等着世千。他见世千紧张兮兮的模样，不禁笑了出来。

“干嘛！怕我开溜啦？”

“可不是，怕你溜上了瘾啊！不过，你今天可真乖，什么都自动自发弄好了，待会儿那些工作人员见了你一定会跌破眼镜！”世千故作夸张的说。

“拜托你，好似我多骄纵似的，那个女主角准备好了没？我可不要下去还得等她化妆什么的。”才说自己没架子的韩枫，立刻又端起了架子。

“好了，人家是著名的广告红星，有分寸的很，就等你们待会儿对个词，就可以开拍了！”世千说。

“说真的，叫我说那么肉麻的话有点困难！”韩枫说。

“拜托你敬业一点，OK！”世千端起保姆的姿态。

韩枫立刻也正经八百的回答他：“遵命！”

“快走吧！不然又要被说耍大牌了！”世千拉着他边跑边说。

嫣嫣自己选了个角落，坐着观看这些忙碌工作的人们。

她答应世千乖乖的，当然也不想麻烦别人关照她，她只不过是来开开眼界，了解一下拍广告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她安静地选了个角落当个旁观者。

原来拍一支短短的广告片，工程也这么浩大的，她觉得十分有趣，和她想象中的完全不同。

而且每个人的脸上都有着不同的表情，实在有趣。小妮子可没让自己闲着，推开自己的素描本打算来个人物速写！

“男主角来了！”有人吆喝着，接着一阵忙乱。

这可引起嫣嫣的好奇，男主角长什么样子呢？让他的世千表舅每天忙得团团转的！

她引颈张望，终于看见了那个“男主角”！

啊！且慢！她在心底大喊！

等一等 这个人不是昨天和她一起兜风的男孩韩枫吗？她张大眼睛，真的没错啊！

是他！喔！难怪他会问她认不认得他之类的怪问题，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他就是香港的新天王吗？她静静的看着，今天的他和昨天的他判若两人，工作时的他，就是多了那份傲人的气势，有天王的架子。

那 嫣嫣该是庆幸了，因为她知道私底下的韩枫究竟是长什么样子、什么个性。

广告在导演一声令下开拍，是个钻戒广告，男女主角在半岛酒店的长廊下相偎，气氛浪漫，男主角于是掏出钻戒向女主角求婚：

别看只是一支广告片，还真不简单，每个表情都细腻入镜，所以一再 NG 重来也是正常的。

所有的人都紧张的招呼韩枫，不过他今天看起来倒是神采奕奕的。

拍了不知多久，总算达到导演的要求，听见导演喊 OK 收工后，每个人都露出倦容。

大概只有一个人不累，那就是嫣嫣，她不知画了多少张人物速写了。

世千到角落寻她，要带她一起去吃饭，当然他不能离开韩枫，所以以方便工作之由，嫣嫣可以到韩枫房间与他共进午餐。世千问嫣嫣可高兴，嫣嫣神秘一笑，倒让世千有点莫名其妙。

韩枫回房沐浴，他居住的是豪华套房，房间细分卧室、书房、起居室，他在卧室的浴室内沐浴更衣，世千已叫了餐点到房间，与嫣嫣一起等韩枫用餐了！

韩枫穿著 T 恤、休闲裤，哼着歌从卧室走出来，闻到餐点的香味忍不住饥肠辘辘，开心的大喊：“吃饭了！”

他边喊嘴型边成了 O 字型，因为映入他眼帘的竟是嫣嫣的身影，他整个人呆住了。

这 不是嫣嫣吗？怎会在他房内出现？

“嗨！”嫣嫣向他挥挥手。

“你怎么会在这儿？”韩枫迎上前站在嫣嫣面前讶异的问。

“我舅舅带我来的。”嫣嫣指指世千。

一旁的世千一头雾水的望着他俩。他们怎么会认识呢？

“啊！世千是你舅舅，太巧了！”韩枫觉得真是巧合。

“原来你是大明星！”嫣嫣笑着说。

“喂！你们两个怎么会认识？”一旁的世千忍不住问道。

于是韩枫将他俩相识经过告诉世千，然后三个人一起愉快的用餐，嫣嫣与韩枫是一见如故，再见面仿佛多年老友般，话题聊都聊不完，把世千冷落在一旁。

嫣嫣又拿出她的素描本给韩枫看她方才的人物速写，韩枫边看边笑，觉得嫣嫣画得十分传神。

两人一来一往有说有笑，嫣嫣还告诉韩枫等他下回到台湾，她愿意当向导带他去玩。

真是大方，世千在一旁想，这小妮子对自己的表舅似乎部没这么慷慨热心呢！

“如果，韩枫不是天王的身分，他会更快乐；不过，有嫣嫣这个朋友或许可让他的生活多一点不同的色彩。”世千这么想。

他们愉快聊天的画面，真有那么一点两小无猜的感觉呢！

对单纯的嫣嫣而言，生活之中多了个不同的朋友是很有趣；而对韩枫来说，有个真正的朋友真好！他很享受这美好的感觉。

两人的心中都十分珍视这纯真诚挚的友情。

10

假期总是过得特别快，嫣嫣已经开始打包行李准备回台湾了。她来香港时，只简简单单的带了一个小背包；回台湾时，她可是拎了个小皮箱了。

当然是拜妈妈所赐，信用卡真是方便，她买了些衣服、鞋子以及分送给同学们的礼品、饰物。

别看嫣嫣平时迷迷糊糊，在人情世事上，她可是挺细心的呢！

她在房内将衣物、饰品等一一整理好，这时门外有人经敲房门。嫣嫣轻声答：

“请进！”

推门而入的是她的湘瑜表姨，嫣嫣一看是湘瑜，立即露出甜甜的笑容，开心的说：“瑜姨，你回来啦！”

“要不要我帮忙整理？”

“不用了。不过明天你可得送我去机场哦！”嫣嫣说。

“那当然啰！”湘瑜十足宠溺的语气，季家每个人都当嫣嫣是宝贝。湘瑜望着嫣嫣，不知该不该将湘君电话中的内容告诉她。

她犹豫着，心想，嫣嫣总是要知道的，还不如早点告诉她，让她有个心理准备，能调适自己的心情，不至于回到台湾之后有唐突的不适应。

“瑜姨，你在想什么啊？”嫣嫣察觉湘瑜不知想什么想到出神了。

“湘君昨晚打电话回来，说要和你的美术老师订婚了！”湘瑜先说比较没有冲击性的。

“真的吗？哇！太闪电了吧！他们进展的还真快咧！有没有准备什么时候开始筹备呢？”嫣嫣可是兴趣十足，再怎么问，她也算是他俩的媒人吧！

湘瑜不疾不徐的说：“湘君的意思是他们到时请个假，先回香港来和我妈谈一谈！”

“哦！那我回去可以好好糗一糗湘君阿姨了！”嫣嫣可乐呢！

“嫣嫣，还有一件事想告诉你。”湘瑜迟疑了约两秒。

“什么事？”嫣嫣睁着慧黠大眼望着湘瑜。

“你妈妈她要结婚了！”湘瑜好不容易才将这句话完整地说出来。

原本眼眸中泛着光彩的嫣嫣听完这个消息，那眼眸中的光彩立刻褪去，她的表情有些空洞，在一瞬之间。

“我想先告诉你可能比较好吧！让你先调适一下。”湘瑜的语调十分婉转。

“妈妈决定什么时候？”嫣嫣问。

“日子没定，等你回去吧！”湘瑜说。

“跟我又没关系，干嘛等我？”她说得直接坦白。

湘瑜摸摸嫣嫣的头轻声的说：“我想你妈咪需要你的祝福吧！”

嫣嫣不再答话，只是低头机械式的开始将行李默默的收拾好，然后再将饰品分成一袋一袋，贴上送给谁的礼物，对方才的那件事不再提起。

湘瑜心底一阵心疼，但她没多说什么，只是轻轻的拍拍嫣嫣的肩膀。“早点睡吧！”

然后便离开她的房间。但湘瑜知道，今晚的嫣嫣铁定会失眠了！

躺在柔软舒适的床上，嫣嫣果然如湘瑜所料，反复辗转难眠，这夜，她是失眠了。

瞪着大眼望着天花板，怎么也无法阖眼，脑子里全是湘瑜的那句话，关于妈咪要结婚的事。

其实，妈咪要结婚是件好事，她应该为妈咪高兴才对。但不知为何，嫣嫣却高兴不起来，一种复杂的情绪升起。

她从来不过问自己父亲的事，她也习惯了自己的身世，十六年来她不在乎自己的生活中没有父亲这档事，结果现在妈咪要结婚了，这不正意味着她就要多了个与自己没有血缘的爸爸了吗？

总而言之，她不知如何释怀这复杂的情绪。

翻来覆去，她怎么也睡不着，索性坐起身来不睡了，摸黑下床，往客厅走去。

夜半，客厅内只留了沙发边一盏立灯的微弱灯光，嫣嫣打开冰箱取出一瓶牛奶，然后坐回沙发上开始喝，扭开电视看着。

她并不是很用心的在看，只不过是打发着无聊的时间及漫漫长夜。

“嫣嫣，怎么还没睡？”世千在这时才回来。

“你怎么这么晚回来？”嫣嫣发现世千的工作真是不轻松。

“韩枫的唱片卖了六白金，公司开庆功宴，玩晚了点。你呢？还不睡，明天不是要回去了吗？”世千边说边在她身边坐下。

“我妈咪要结婚了！”她突然开口，世千愣住了好几秒，沉默片刻才又开口。

“有点无法释怀吗？”世千问她。

嫣嫣无奈，默默点头。

“人生是很难去预计将会发生什么的，我在演艺圈看尽人生的现实，突然觉得什么都是不可靠的，唯有家人的爱才是最实在的。我想，你妈咪会想再结婚，一定是这个男人十分爱她，才能打破她的心防。她现在可能也跟你一样，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之中吧！”

所以她才希望等你回去之后再决定结婚的事。”世千语重心长的对嫣嫣说。

“真的吗？”嫣嫣半是疑惑问世千。

世千揉揉她的头。“表舅什么时候骗过你？”

媽媽这才释怀的点点头，露出笑意。

“哦！我差点忘了。”他从背包中取出一个包装精美的礼物交给媽媽，“韩枫送你的！”

“送我？”

“对啊！他说是纪念你们之间的友谊。”

“真好！这趟来香港的确收获不少！”媽媽露出微笑，恢复她原来开朗乐观的性格。

“去睡吧！”世千对她说。

媽媽带着笑容回房，现在的她应该可以好好的睡一觉了！

巧然偎在怀远的怀中，藉由他的体温让她感到自在与安然，只有靠在他的怀中才让她觉得自己是女人。

“怎么了？”因为她的身子不安的蠕动了一下，怀远轻声问她。

“没什么，明天，媽媽就要回来了。”巧然担心的是媽媽是否能接受她要结婚的事实呢？

她们母女相依了十六年，突然这一切将有所转变了，她有着些许的惶恐不安。

怀远托起她的下巴，找到她的唇深切缠绵的吻她，吻了好久好久，他才放开她，温柔摸着她的唇，对她说：

“巧然，无论任何情形，都不会改变我对你的感情，你不必担心，我会等到媽媽接受我为止，好吗？”

“真的吗？”巧然问他。

“当然！我明白这十六年来只有你们母女相依，对你们而言，我还是个外人，要让媽媽接受我是需要时间的。我只希望我能多抽些时间陪你们，和她建立起情感。”

蒲怀远对巧然果然一片真心，人到这年纪早已不易动情，一动情就是完全真心，不是戏言了。

巧然枕在他怀中，贴他更近更紧，怀远也将她搂得更紧地在她耳边轻声的说：

“睡吧！明天还要去接媽媽呢！”

巧然闭上眼睛，心中暗自许愿：请让我一切顺利吧！

两人的心跳鼻息仿佛都在唱和着彼此的无限爱意呢！

媽媽的左手手腕上，挂着一条手工细致的白金手链，那是韩枫送她的友谊手链，以纪念他们之间的友谊。

在机场，湘瑜依约前来送行，她对媽媽的情绪还是有些放不下心。看见湘瑜的表情，媽媽主动的开口：

“瑜姨，你放心啦！我没事的，我会乖乖的。”

听见媽媽这么说，湘瑜相信以媽媽的聪颖应该能释怀那件事的。

“有空来台湾玩吧！也许你很快地就要来参加妈咪的婚礼啰！”媽媽向湘瑜眨眨眼。

湘瑜点头。

广播传来请旅客登机的催促声，媽媽笑笑的对湘瑜说：

“拜拜！”

目送媽媽离去，湘瑜相信媽媽是个冰雪聪明的孩子，应该知道如何面对未来的路……

媽媽靠在座位之中，等待飞机缓缓降落，尽管在香港她坦然的对湘瑜说她已能释怀，但是，现在飞机就要降落了，她又必须承认自己的怯懦与忐忑。

待会儿就要面对妈咪了！或许她的情人也来了，我该怎么办才好？她自问却无答案。

飞机接触地面的那一刹那，媽媽知道该面对的事终究是不能避免的，她一再深呼吸，找到配合自己律动的节奏，媽媽要给妈咪一个灿烂的笑容。

巧然是细心的，她一个人来接机，她知道这不是媽媽和怀远见面的最佳时机，她必须和女儿单独谈谈，十六年来，她首次必须将女儿当成大人看待。

媽媽推着行李出关，看见巧然伫立在那儿，她开心的向巧然走去。

“嗨！妈咪！”

“嗨！女儿，欢迎回来！”

母女之间突然对对方都产生疼惜的心情。

“我休假，陪我吃顿饭吧！”巧然对媽媽说。

“只有我们两个人吗？”媽媽问。

巧然微笑点头，媽媽喘了口气，因为她还是没有做好心理准备要见妈咪的情人。

餐厅内，媽媽和巧然边用餐，边闲聊，媽媽将香港的趣事全与母亲分享，甚至连韩枫的事也不忘一并提起，还将那条象征友谊的手链秀给母亲看。

“他一定是很可爱的男孩吧？”巧然说。

“他是个很有分寸的人，我想他的事业会一直那么如日中天的。”媽媽很有见地的说。

停顿了几秒，媽媽主动问巧然：

“妈咪 那个叔叔对你很好是吗？”媽媽是很认真的问。

巧然给媽媽一个笑容。“我这辈子有过一次很短暂的婚姻，不让我觉得遗憾的原因是因为我有你这个宝贝；十六年来，我不敢奢望，还能感觉到幸福的味道与温度。不过，这次我真的感觉到了！”

巧然说这番话时，眼神泛着迷人的光彩，媽媽从没见过母亲这么美丽的表情，有一种感动从她心中升起，她决定，不管这位叔叔是何方神圣，她都要见他了。

“妈咪！我已经等不及要见这个让你变得这么美丽的叔叔了！”

媽媽用甜甜的笑意对巧然说，巧然握住媽媽的手，喜极而泣。

这是场鸿门宴吗？

以远至企业总裁的身分，却还是逃不过未来丈母娘一家人的审核餐会。

蒲怀远依旧保有这份沉稳，他的从容态度其实从他一坐下来之后，就已经让季婆婆折服，她相信这男人会让她女儿后半生幸福。

季蔚然见到蒲怀远，觉得外界对他的传说可能不假，他向来佩服这种男人，心直口快的对怀远说：

“我老姊这人很难搞，搞定她不容易，看来你是真的很有本事！”

“我想，是巧然给我机会，不然我追不到她！”他浅浅一笑却有慑人的威力。

季妙然可是实际派，她直言不讳的对蒲怀远说：

“不过，巧然也不是很好惹的，别弄个什么三妻四妾，别说她不放过你，我们也不会放过你的哦！”

“我不是在玩婚姻游戏，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蒲怀远诚恳地回答。

其实，蒲怀远已经赢得季家全家对他的信任，但 有一个人自始至终只是盯着他看，始终不语 那是嫣嫣。

“我应该喊你蒲叔叔！”嫣嫣突然开口。

“你好，嫣嫣！”他对嫣嫣微笑。

“我一直很专心的看着你，看了很久我才明白妈咪为什么爱你，其实不是因为你特别帅或特别有钱，我想是你那份坚定的气质吧！你爱妈咪的那种坚定。你最好一直坚持下去，好好疼爱我妈妈，她其实很需要人疼爱的，和我一样。她一直很辛苦的照顾着我，现在她应该好好被人疼爱了，蒲叔叔，你会一直一生一世对我妈咪好吗？”嫣嫣很慎重的问着蒲怀远。

怀远折服眼前这十六岁的女孩是如此懂事贴心，他也以自我最大的诚意向她保证。

“我向你保证，我会用我今生所有的努力疼爱季巧然！”

嫣嫣笑着点头，她高声宣布 “OK！那我谨代表季家的人，将季巧然小姐托付给你了！”

季家一家都是人来疯，全都高声欢呼，包括季婆婆在内。

巧然的眼泪控制不住地猛掉，怀远温柔的为她拭去，嫣嫣则凑到他俩中间说：

“行了！别舍不得我，我当伴娘好了！”

逗得巧然噗哧一笑，她将女儿拥入怀中；而蒲怀远，他也已找到了自己最大的幸福了！

《全书完》

